

近藤元粹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七八

□ 12

24

4



門 12
卷 4

甲
弟 行 氣

傳說彙纂祀稱子時
主黜之也左氏似謂
孔子黜之非也春秋
有褒貶而無黜陟
安并息軒曰傳言楚
子與諸侯圍宋則楚
子自圍之非子玉也
及明年晉師出楚子立
退入申使子玉留圍此
時公往與盟不
宋杜取明年傳以注與
圍宋故圍宋之
此經非也其書人者
事待告乃書
杜注得之 家鉉翁文
七年屬之盟為
曰人楚子而爵諸侯
公後期不序其國
不與楚子以主諸夏
總曰諸侯此亦總
之盟亦以正諸侯從
曰諸侯有嫌後期
夷之罪存參
夫魯非楚之屬國

增註
校本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七

僖公

起二十七年 晉
盡三十三年 唐

杜氏 集解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

侯昭卒

十九年與魯
大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無傳三月

乙巳

公子遂帥師入杞

八月無乙

月六日

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玉去

宋經書人者取不得
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十

增註
校本

息軒曰喪自小斂至非楚來召公直聞大祥節目極多如絲其在宋往會之耳

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

有紀故曰喪紀西京非後期也凡會盟雜記曰五絲為繡倍以國為地者國王繡為升倍升為緇倍亦與會盟時宋見緇為紀凡五紀數之圓故無嫌於與會

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紀紀綱之屬義皆出介葛盧不能行朝于此中井履軒曰禮者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不廢喪紀謂會葬也以經書葬故

杞先代之後而道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杞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公卑杞杞不共也

又曰使子文治兵注喪紀者喪事之總泥使字不可從字名

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

鼎曰治兵大事何無不可一作不有君命而私為之子玉程大昌云以矢貫

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可廢秋八杞責無禮也

治兵於焉不言使者耳為朕說文引可猶蒙此使字杜於此馬法曰小罪朕中

責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令

則云子文時不為令罪則大罪到附注尹故云使於下文則賈古亂反是孔疏

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且

云子玉為令尹故言耳助句也林註以其所以不稱使誤矣突穿其耳或云賈

及食時也子文欲委子玉復治兵於為子玉為令

正義耳助句也耳之事見于漢書焦循曰程大昌演繁原涉傳或以賈為

尹故為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

露云軍法以矢貫耳非者鑿矣記云為朕朕之音恥列徒養國老於上庠蓋

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賈音官又古亂反

安二反也說文引司卿大夫致仕者馬法曰小罪朕中罪二十三年子文使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

別大罪到子玉蓋用子玉為令尹叔伯此法也漢原涉犯罪曰子若國何對曰

以靖國也靖請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

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吾以靖國也此舉廷門謝罪則用箭貫其前言以非之疏

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

耳以示懲恐畏非以若使為師過三百意為之耳正義以耳乘必不能入前敵

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為助句失之息軒矣馮氏云即見師曰國老者卿大夫致之出而不見其入

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二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

仕者正義兼士言之意按此說也子非也馮李驊曰不玉剛復輕敵故也

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先

能以入此即見師之入猶歸下文曰大出而不見其入意正夫若入是也

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

義謂不能入前敵亦非馬宗璉曰劉光

軾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增註

左傳

枝本

卷二

伯規杜云下蒐於被林莊楚王新婚衛
廬先軫始佐下軍此侯之女
時未為下軍之佐
息軒曰注申下脫公
字諸本皆同姑依原

府府藏也則法則
也利利民也晉語
夫好先王之法者
德義之府也德義
履軒曰蒐閱也與春
蒐不相干
履軒曰陶虞之書古
生民之本也
皆稱夏書以其記于
賦賦稅也故為取
夏史之筆也 惠棟
也取人納用以言
曰尚書二典皆夏史
察以觀其志也古
官巧作故總謂之夏
本賦作敷試作庶
書此孔子刪書之本
此虞書益稷之篇
也傳引二典皆稱夏
漢魏諸儒不見古
書惟文十八年云虞
文因伏生之謬從
書數舜之功此必有
堯典至胤征凡廿
誤 履軒曰賦尚書
篇總曰虞夏書
作敷陳也 息軒曰
功如苗頑不就功之
功事也注云考其

軍之佐原軫也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報宋贈馬之施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
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前年楚
使申叔
侯戌穀 於是乎蒐于被廬 晉常以春蒐禮改
以偏齊 於是乎蒐于被廬 政令敬其始也
廬晉 作三軍 閔元年晉獻公作二
地 軍今復大國之禮 謀元帥 中
帥 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
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 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
取也庸功也 國胡木反 君其試之乃使卻
國欺冀反數也 說音悅 君其試之乃使卻
穀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

事蓋亦訓事正義以為功績之功非也
惠棟曰欒枝草昭曰欒共子之子杜
注本賈逵 又曰世本曰晉大夫也
生桓伯林父案信廿八年林父始將中
行故故中行氏 息軒曰不知義則輕
去其鄉如鳥獸然故云未安其居 古
賀伺菴曰懷生劉孔二說不同然劉云
生既厚又云懷戀居
處似生自生居處自未知君臣之義
居處猶裂殊甚孔稍且為生以過朝夕
勝而未盡懷生者自懷生有懷義之心
懷其身不敢輕動每不復荷且也一云
行孟子鄉黨自好者生既厚民皆懷戀
集注自好自愛其身居處也 孔疏
之人先儒謂自愛其信是人之所用若
身不使陷於不義此未示信民未明於
可以為懷生二字注信是人用也
脚元粹案劉孔二說林注明定其辭不
在下欄 息軒曰生一價重言信也宜
猶產也民富則懷戀用明其所為用也

毛而佐之 狐毛偃 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
軫 欒枝貞子也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
林父御戎魏犢為右 荀林父中行桓
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二十四 子犯曰民
未知義未安其居 無義則 於是乎出定襄王
二十五年定襄王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宣明也未明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十五年 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 不詐以 明徵其辭 重言 公曰可矣
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

增註

校本

正專

卷二

三

產業不敢輕去其鄉民聽上之命不疑存參 又曰用施行惠也民未知信故不宜晉侯以義信孔教明其所施行下文易民然後用之是文資者不求豐明徵其德之教也明年傳辭即宜其用也 伊能以德攻是也 藤鳳山曰代一原而周禮司刺掌三刺有二信故下列二事之法一曰訊羣臣命三日而使三日去再曰訊群吏三曰其言信也故民明徵訊萬民誅刺殺也其辭知原將降而不訊而有罪則殺之待去之不貪功也故也皆曰可殺而後民易資不求豐焉 殺之刑不濫也 朱彬曰易資讀如通宋稱人者人為效功易事之易 息軒辭舉國而稱之耳曰注重言信諸本同 疑當作言重信 將昇師歛稱師故履軒曰刺誅殺也古知齊宋公卿不與不以誅為刑有罪之戰 稱古之刺字即今之陳蔡諸國皆在不

以示之禮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 秩之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玉去宋 一戰而霸又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 者曹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與宋人宋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以與宋所謂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

誅字 周禮三刺鄭能敵晉故略言楚玄曰刺殺也刺字與人而已 此同但云用三刺之法則謬矣 春秋魯之史記也當時書之亦安能便遠近知而信焉注亦謬 字鼎曰說文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此特以別外大夫不與周禮三刺同三刺之刺訊也鄭注既誤杜引之更非也存參 履軒曰凡楚事略辭皆外之也注恥國君之弟攝位受敗杜撰 魯雖嘗與盟舊無正禮其班楚而刺公子買之後位出於主會之意明從晉也則是役晉叔武稱子而序於來告必矣豈必待楚鄭伯之下蓋晉文告而後書于策哉且之意 楚恐不必告也 息軒曰衛侯歸于衛 傳詳載齊魯之盟而大夫出奔書官及結之曰國人聞此盟民為實今書名不也而後不貳國人不是賢文

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取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〇魚觀友 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不與音頑 命以取敗稱名以殺 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 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 經傳必有誤 〇似淺及土如 陳侯如會無傳陳本與楚楚敗字一音杜 懼而屬晉來不及盟 故曰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 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衛元咺出奔晉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四

貳則是逆之故經以穆公卒子共公朔國逆為文耳

僖二十八年

齊召南曰按河陽即得歸寧者何也
溫也變文言河陽此宋襄九年葵丘會聖筆也 萬斯大曰也陳共此會也陳溫即河陽也春秋書懷定四年召陵會諸侯之會于溫天王也 河陽即溫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異徵云踐土是天相蒙使若會自會而王自來故沒而不狩自狩蓋所以泯召書會溫則晉實召王之迹而全天子之王故書之
尊也 息軒曰上文歸之于歸于左氏有冬壬申不言日者無義例正是史異省文 履軒曰稱晉辭耳
人不罪晉之辭注泥甚夫傳例豈可死守哉五年晉人執虞公

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陳侯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國況晚反陳侯款卒四同盟秋杞伯姬來歸寧曰來公子

遂如齊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

其辭逆而意順故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十月十日

有日而無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稱人以執罪及

民也例在成十五年諸侯衛元咺自晉復歸

于衛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諸

侯遂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曹伯襄復

歸于曹晉感侯猶之言而復曹伯遂會諸侯

圍許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

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

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穀卒

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斂

音廉又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

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

增

當併考

足利本無因會之會

足利本逆下有之字

經世鈔書曰侵者由南河間道出其不意也衛曰伐者以不假道正名而伐之也

增

倅頤燈曰南河水名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仿宋刊注疏本作還自河南濟非是

增島蘭園曰林云說解說也讀如字陸音悅非也

說或如字不終成皆楚之辭一說

增

校

增

增

增

履軒曰不克猶言弗不卒成者晉晉楚
 及也謂衛既服於晉之辭也謂晉云買
 惠棟曰說解也一 比自成衛今不使
 本謂楚人下有曰字終其成事是以殺
 衍文 按石經宋本之謂楚云比令買
 人下無曰字 息軒成衛而買不終成
 曰公子買成衛在楚事是以殺之
 人殺衛前經欲顯其 或云曰稱者聲言
 誣故連言不卒成刺 而實不遷也然唯
 之置之楚人殺衛之 稱而不遷晉人亦
 上使若殺子叢非為 未必懼玩註則為
 楚人不克然非為楚 已遷也但遷而不
 晚至也 何巷曰注 為發塚也為陸無
 磔張屍張屍示敵 以音林注去聲為其
 自揚威武使敵人震 所得晉人掙斂其
 懼也傳遜云磔乃支 尸出之於外欲免
 解與尸字自別蓋尸 祭塚負山云棺古
 陳其尸也未是 玩反然音官亦通
 念孫曰正義曰此謀 字或作論涉下文而誤耳謂涉下文與

牛襄牛衛地 公子買成衛 晉伐衛衛楚之昏
 衛 楚人救衛不克 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
 召子叢而殺之 謂楚人曰不卒成也 詐告楚人
 之以謝晉 謂楚人曰不卒成也 詐告楚人
 終戍事而歸故殺之 殺子叢在楚 晉侯圍曹
 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
 門焉多死 攻曹門曹人尸諸城上 磔晉死人於
 宅 首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輿衆
 墓為將 帥遷焉曹人兇懼 遷至曹人墓兇兇
 發冢 為其所者棺而出之 因其兇也而攻之
 三月丙午入曹 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
 軒者三百人也 且曰獻狀 軒大夫車言其無德
 居位者多故責其功

人之誦曰而誤也 案曰字亦涉下文而
 衍鄭注射義曰稱猶
 言也輿人之謀言舍 勞苦之大不嘗圖
 於墓也稱上不嘗復 謀而報此小惠於
 有曰字唐石經已誤 何有義或云何有
 衍通典兵十五太平 不顧之辭猶言於
 御覽兵部四十五引 負羈之報何以有
 此皆無曰字 蘭因 顧乎 今号令也
 曰說文兇懼恐也管 按使問問其藝之
 子任法皆虛其恂以 故也如病則將殺
 聽其上 洵恐懼貌 恂之以正軍法也
 兇同注恐懼聲誤 靈威靈也言不得
 惠棟曰獻狀謂觀狀 安臥在床故出見
 也先責其用人之過 使者也
 然後誅觀狀之辜以 疏距躍距地向
 示非惡報也 頽縮以 跳而越物過也曲
 為先責不用負羈而 踊向上跳而折復
 乘軒者歟因曰令我 下也勸勉也以傷
 之來 獻駢骨容狀耳 病故勉力為之
 斯蓋蚩弄之言猶言 陸云三百義難解

狀 ○稱古患 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及 音官 報施也 報煖壁之施 魏犢顛頤怒曰勞之不
 圖 報於何有 二子各有從亡之勞 藝僂負
 羈氏也 魏犢傷於魯公欲殺之而愛其材
 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魏犢東曾見使者
 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言不以病故自安 距
 躍三百曲踊 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
 暫及 音音陌下 乃舍之 殺顛頤以徇于師立
 放此勸音邁 舟之僑以為戎右 舟之僑故 魏犢為先歸 張本
 ○舍如字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門尹
 又音捨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六

若云謂秦拜賜之師按告請也雖請于也其說亦通元粹案楚楚必不許林註後說是增島亦從之此必晉嘗為宋請履軒曰問訪疾狀非也韋云藉其勞也視察疾之輕重也也

之字句絕病疾篤也屬下句言傷輕不至死將屈法宥之也若創重不可起將戮之以正軍法也又曰距巨通大也曲細小也曲禮曲藝之曲矣曲踊小躍也距躍大躍也三百數之多也曰三曰十曰百曰千不必拘拘不言孰衛君衛君也其實大小躍各數已出故也附見宋十耳如唐詩白髮三人承晉所與曹衛千丈之類倅頤燈之田故楚人怒之曰百與指同說文拊不許齊秦之為宋也謂合手拍拍也距請也躍曲踊足勢也三百無得從晉師而與其手勢也韓非八說之爭戰篇登降周旋不連日按公說與下王怒

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音班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

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舍音捨藉之告○藉音藉

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公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

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

公說執曹伯公曹衛之田以界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使申叔去穀二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六十六

中奏百其義正同存對林註人情之

參蘭園曰乃舍之險阻時事之艱難

以其傷病未重舍之情實也孔疏

也林云以其有禮舍允當前人弱於己

之誤履軒曰賂齊者知難前人與己

秦所以求告楚也非敵者有德前人疆

別項注非息軒曰於己者三者從弱

申叔申公叔侯穀齊至疆總言晉之謂

地鳳山曰二十三矣指言晉疆於己

年子玉請殺重耳楚也按允當謂若齊

子曰晉公子天將與秦既為宋請也則之云云故又曰果得赦宋而歸非謂允

晉國也果字應前言當知難而退今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

七

此四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

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而除其害

除○惠懷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

歸○無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

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子玉使

伯欒請戰伯欒子越椒也鬪伯比之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

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願吐得反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

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官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

救之六卒此疑是楚文吳越春秋注引之軍政名杜臆解東服虞云都楚邑官為太子之卒若救楚無謚號者曰救六卒為六百人皆誤

履軒曰此因新益按使人君取一功兵遂併舊兵而敷之已人臣而取二功以見其不敷也三者林註與許也勿失非皆新益又未詳其此機會矣一言而孰為新益也楚君復衛封曹救宋晉多以救為號者恐不許則反之是亡因葬地而為號乃地三國

因人而名也注失原按一言定是三施委息軒曰與許也也一言亡是三怨子犯言不可失矣是也

欲急擊之故先軫止之曰子舒之林注與許也先軫以子犯之言為不然故曰子許之元粹按下文不許楚言云云正承是句言林說是也

侗巷曰將欲救之而忽棄之吾無復辭於諸侯杜似解為諸侯何所稱謂

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子玉使宛春言不悉師以益之○圍古曠反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子言復衛侯封曹○宛於元反又於阮反

犯日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一君取一以晉侯臣取一復不可失矣言可先軫日子與曹衛為己功

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二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

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復之攜離也○宛始豈反執

願失語氣實主十五

年傳秦伯曰國謂君按定復曹衛之計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一說既戰而定計不免君子恕以為必以救宋非矣

歸意少異然謂何者國人而非君則大肯固近息軒曰謂告也言告諸侯將以何辭注未是

王念孫曰尤者扞蔽之意尤其讎謂尤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尤楚之讎者楚攻宋而晉為之扞蔽也晉語曰未報楚患而抗宋是其明證矣凡扞禦人謂之尤為人扞禦亦謂之尤義相因也昭元爾雅訓食為傷言年傳曰苟無大害於而不行如食之消其社稷可無尤也又敢

曰吉不能尤身焉能素訓為空忿怒之尤宗一十二年傳曰深空腹不食直氣無尤不衷以獎亂人盈飽也林注直氣皆是扞蔽之義履盈飽有素

軒曰其盈素飽以其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定謀公說

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王有贈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初楚子云若送之惠退三舍為報

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充其讎當也

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象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

增注

校本

二

三

糧食豐足也與曲直蓋有丘陵名鄰其別項不可混說 惠處有險阻也按背棟曰周書武稱曰直險示必死也故晉勝曲飽勝飢武之勝畏之註畏下恐脫也子犯言背楚之惠 負字林註可証則我曲楚直且楚強

其歟又素飽不可為老也杜訓素為空言直氣盈飽恐非 字鼎曰鄰丘陵名蓋險阻之地故背之而舍注不明 履軒曰偶聽輿論耳非故意求之 字鼎曰晉侯自患楚據險適有輿人之誦而聽之也非恐歟畏險若恐毋畏險而無其誦當若之何 林雲銘曰輿人軍中之歟每每美盛貌以田可以除舊蕪而種新禾喻晉可以改舊模而立新功注誤 惠棟曰說文每艸盛上出也从艸母足利本之國作諸聲高印之田艸盛上國 出故云舍其舊而新鹽嘍未見正訓相是謀 履軒曰楚據傳為然服云如俗

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愁次于城濮 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楚師背鄰而舍 鄆丘陵險阻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畏險故聽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其歌誦 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每亡回反又每對反舍音 公疑焉 疑衆謂己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而內 公曰若楚惠何欒負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姻姓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搏楚子伏亡而鹽其腦 鹽嘍也○鹽音古團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欒言以 子玉使鬬勃請戰 鬬勃楚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寓寄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 不獲 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煩鬬勃子玉子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 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韃鞬鞅鞞 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

險若不可擊者而聽語相罵云嘍女腦輿誦又似可戰者故傳云鹽蠱撲碎也疑也 案已音紀伏一說凡生物之腦已絕句一音以伏字性能聚物今皮匠絕句非也 魚循曰熟皮必用猪腦欲杜蓋讀鹽為蠱昭元其柔之也考工記年傳於文皿蟲為蠱云角之本覺於剉注云器受蟲害者為而休於氣是故柔蠱嘍即嘍字一切經剉腦同角之本迹音義引通俗文云蟲於剉得和煦之氣食曰嘍謂楚子嘍已故柔戲角力戲或之腦如蟲嘍然鹽蠱云鹹下之戲軍也 可通用詳見孔穎達 毛詩鴉羽正義 又曰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解精微論腦者說文長箋詰朝本陰也陰柔故子犯言作詰朝詰古哲字吾且表之彼來監我 齊明也按平且明用齒齒剛也戎以腦且也 相或作將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承之是有以乘其剛。在後謂在足也。皆故云乘之。寓乘遠人。駮馬提車者。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林註少者在前。長柔物未知何謂。王者在後如軍禮也。引之曰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少。謂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曰。戲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也。鳳山曰。詰朝字。傳中四見。此及成二年傳注皆誤。成十六年傳注。猶明朝。襄十四年傳注。明日可從。息軒曰。鞞從前足後上結於鞞後。故說文謂之。著掖皮所以堅韌也。鞞。林註。無蓋。被也。總駮馬。骨上結於鞞。駮馬。衝鋒之師。馬直貫陰板。以結於鞞。駮馬。衝鋒之師。馬驂馬所以引車。故謂見虎則伏。之引鞞。鞞在服馬頸。二旃。誘敵之師。以約之。衡故云頸皮。與字。杜孔無解。當鞞所以繫也。注非常。如字。林云。衆也。與以說文為正。按說。衆又見襄十八年。

鞞。在後。曰。鞞。言駕乘備。○鞞。許見。反。晉侯又去見。反。鞞。以刃。反。鞞。於杖。反。鞞。音半。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鞞。丘魚。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鞞。木。以益。攻戰之。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于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士將右。○鞞。宜申。子士。○鞞。直。覲。反。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而退之。○鞞。大旗也。又建。二旃。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鞞。柴起。塵。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

文說出卷末。秋文。公族設伏之師。息軒曰。少長有禮。謂夾攻既退。復還也。軍進少者在前。長者楚左右師皆收績。在後退則反之之類。履軒曰。伐木實用。曳柴虛形。不可相混。又曰。六卒足以成軍。其數必多矣。六卒蓋謂六部步兵也。非百人為卒之卒。上文注。六卒為六百。楚師也。孔疏乃云。人蓋誤。息軒曰。大鄭伯致其國之師。肅唯中軍有之。或命許以佐楚也。戰時先鋒建之。狐毛將上。雖無鄭師。要本心軍上軍不得有。楚故既敗。而懼。毛欲欺楚師。特置二。桓十四年。鄭伯使。楚為中軍退走之狀。其弟語來。傳稱子。以誘敵。故曰。設。又。人來盟。七年。傳有。曰。禦。役。夫。也。侗。菴。泄。氏。孔。氏。子。人。氏。曰。鄉。即。嚮。字。前。牙。役。今。子。人。九。必。是。語。三。月。也。注。迂。甚。秋。文。之。後。鄭。本。又。作。鞞。得。之。按。襄。廿。五。年。子。產。

軍公族橫擊之。○鞞。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鞞。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二日館穀。○鞞。舍。也。食。楚軍。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鞞。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聞。晉。用。反。鞞。鄉。役。之。三。月。○鞞。猶。屬。也。城。濮。役。之。前。音。權。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鞞。子。人。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鞞。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鄭。伯。傳。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九

陸榮曰致其師者致曰命我文公戎服

楚師也據戰時無鄭輔王以授楚捷指

師可知疏云鄭伯致此也設享燕之

其國之師許以佐楚禮置醴酒

可謂曲說履軒曰王子虎即國語太

傳王是受獻之儀矣宰文公也

與下文享禮不相干周禮云一命受職

用平禮句釈上文再命受服三命受

也昔文侯獻功之時位四命受服五命

鄭伯之祖武公實傳受則六命賜官七

平王今鄭伯傳襄王命賜國八命作牧

者是循平王之故事九命作伯

也朱彬曰既享之大輅其服驚冕戎

後又加爵以勸之故幣其服葦弁服

曰宥詩三爵不識矧按專征伐專字誤

敢多又又與侑同是增鬯釀秬爲酒

享賓當有侑矣如杜芬香條暢於上下

說是既享之又命晉自鬯之罇也周禮

侯將以幣帛非其情虎賁氏下大夫二

實惠棟曰衛鞅碑入虎士八百人

云糾別王岱按魯頌補正始至而見一

秋彼東南鄭箋云秋觀也享醴受策二

當爲別治也逃與觀也去而辨三觀

秋同古文作過又與也附註逃他歷反

別通故或訓爲遠或國音以救爲惕故

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己酉王

享禮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王命尹氏

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

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

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

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

服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彤赤弓茲黑弓

然後專征伐音盧秬鬯一卣秬黑黍鬯

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逃遠也有惡於王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不

受策以出出入三觀出入猶去來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君事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要言曰皆獎

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

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

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信義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初楚

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

服蔡出入二十日又而處狀如星也

曰出入五六日疾已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其義可見 履軒曰 藥涓通用

是盟也信注非盟誓

之言不踐者亦多矣唯是盟也其後踐

行不違故君子稱之也 宇鼎曰德攻

之攻從杜意則為治解按攻擊也謂其

伐楚杜以晉文為請而不正故如此解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何必泥 惠棟曰

瓊弁玉纓說文引云瓊弁玉纓張衡集

同薛綜曰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飾之

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存參

息軒曰勤勞也戰克則民安今愛瓊玉

不致之神以背民心

是不勞於民事也 朱云從神之所求

又曰大夫若入遙應 則國人必以為陰

為賈過三百乘不能 得神助用命爭先

入之語 又曰諫子 蓋禱河本無預於

玉主親故先序大心 戰而足以繫屬民

若王使主貴故先序 心今子玉吝惜瓊

子西 玉不為民禱戰是 無勤民之心

別各次之 以飾弁及 先戰夢河神謂己日界

余余賜女孟諸之康 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日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大心子玉之

之族子玉剛復故因榮黃 弗聽榮季曰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 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

濟師將何愛焉 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弗

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

實自敗也 盡心盡力無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

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申息二邑子第皆

以見其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 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

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而縣絕故

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 晉侯聞之

而後喜可知也 喜見於顏色 曰莫余毒也已

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言其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

從公公使殺之 才用反又如字 咺不廢命奉

夷叔以入守 夷諡○守 六月晉人復衛侯

衛侯歸於踐土故聽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

孫鑄曰王詰語緩而 深二子答語曲而核 至及連穀而死一語 合意無窮與上掩映 真妙絕

岡龍洲曰晉侯言子 玉既死無復有害我 者矣 魏禧曰奉己古今大 監戒後世乃有自壞 長城以資敵者奈何

補正古人多以見

為知曰春秋文

侯不悅知于顏色

註知猶見也

林註但能奉己苟

幸無過而已

詐膚受之愬也切

近膚也公殺咺子

咺下敢以子殺之

故廢衛侯之命

齊僉時從衛侯在

外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十一

陸彖曰家語王肅注按誘表與奪魄反曰表善也天誘導其人心忽悟如天意善也 息軒曰劉子然故言天引之正曰天降中於民所謂也 命也命即性誘其衷 猶言道其性杜訓衷居者行者不相和為中得之 協 按二十三年鳳山曰增韻云扞抵傳注保猶恃也林也抵當也注家訓扞注云保恃勞力也為衛非是 鍾云無保無懼此息軒曰誘天衷道進語緊要 所得於天之中也

朱彬曰保當從杜訓恃 息軒曰凡傳言及者皆謂死亡其自致死亡者單言及此謂同盟相俱死亡之故云相及也王引之以及為反字之誤大謬 又曰國人不貳釋所以書復歸也 傳遜曰此段杜注不可解甯子先入安喻國人公用遂驅之以掩其未備乎

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 濮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禍衛國君臣

不協以及此憂也 衛侯欲與楚國人 今天誘

其衷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

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牛曰牧 馬曰圉 不協之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 相以惡 明神先君是糾是

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傳言叔武之賢 甯俞之忠 衛侯

復歸 衛侯先期入 不信叔武 甯子先長

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 甯子先長 甯子惠公之

且宛濮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不 知其巧備者何也況諸侯固應有先驅 不待掩未備方有也 君一作公

蓋因衛侯不勝其伎 傳云上文設二旆 欲護救其妾殺耳而 而退注旆大旗也 長詳慎以為使與之 則大旆不可繫於 乘入故前驅者遂探 旆蓋大將之旗也 衛侯意不待命殺叔 詳昭十三年 使甯子不入可救止

也若衛侯果驅之以按牛馬此杜相誘 掩未備則是承公命 曰風 殺叔武矣公何枕之 左旆蓋左軍所建 股而哭之又使殺敵 然難明不可強說 犬乎 履軒曰衛侯 但先期而入而已未見其馳驅之狀也 注兩處驅字蓋由前驅句而生也不知 前驅猶言前隊也不必馳驅 伺巷曰 軍伍遇風而散亂遂至亡大旆之左旆 只是一事非二事傳無牛馬二字杜何

增註 校本

欲速故先入欲安喻 公子欲大華仲前驅 衛侯 國人○甯子郎友 叔武將沐聞君

奄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 叔武將沐聞君 緇市專及壘戶化反又如字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

也枕之股而哭之 公以叔武尸枕其 歆犬走 股○射食亦反

出 叔武故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元咺以衛 侯驅入殺

叔武故至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 牛馬因 風而走 皆失 亡大旆之左旆 大旆旗名繫旆曰旆通 帛曰旆○旆章然反

祁瞞奸命 掌此二事而不脩為奸軍 司馬殺 令○瞞莫干反奸音干

之以狗于諸侯使茅棧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權代舟之僑也士會 隨武子士焉之孫○

以知牛馬散走合
註旃大旆所係傳周禮註云兵樂曰
遜曰杜解旃前後不得得意則愷樂愷
一弗可從息軒曰歌示喜也
邪瞞所奸別有其事
蓋風甚亡旃軍情驚擾邪瞞因奸軍令
而司馬即得而殺之言之者以明晉軍
政之肅也注非邪瞞所職傳無文今
不可考姑依文言之或是行司馬士卒
警擾行司馬當正之
而先自奸軍令故司大雅民勞篇
馬誅之與鳳山曰輔寧子輔莊子也
愷凱通故字彙愷字寧子位高故先言
注云軍勝之樂杜意之士榮亦輔莊子
亦如此若為愷悌之鄭玄云士察也主
愷則違矣履軒曰察獄訟之事者不
授如字有司相授受躬坐為治獄吏藝
不直以獻廟故云授尊者也周禮小司
獄也其以教告廟自冠職文也命夫大
在其後又曰鍼莊天命婦大夫之妻

子為坐注所謂先驗蒙盛衣亦可盛食
吏卒者是考訊之術宜二年為之簞食
耳與代君坐獄者異與肉實諸蒙以與
科此不當相援顧之附注此謂蒙盛
炎武曰殺士榮則鍼鍾也
莊子晉人殺之別之晉侯帥九國之眾
也邵氏曰猶商君刑入京師似有篡謀
太子師傳之意惠天子或拒逆或怖
棟曰荀卿子曰公侯懼則心實尺誠無
失禮則幽故真諸深辭可解故自嫌強
室履軒曰擇幽深天不敢朝王故會
之室而寘之也非別于温温去京師路
為之陸繁曰蒙以近因諷令稱出狩
盛饗故曰蒙饗寧子王自出狩諸侯因
慮防醜毒故以饋食共朝王得君臣
為已職心不兼及衣之禮也王自來
矣履軒曰寧子職狩于河陽河陽非
亦晉人所命也再子王狩所故使若獵
所自能存參又曰失其地故書之以
晉侯使王狩蓋出於譏王然

國扶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
廢反洛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徵
會計貳徵乃諸侯將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
於是大夫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
服三罪顛頡邪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
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冬會
于温計不服也許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夫治獄
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
直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
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
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

增註
校本

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鍼其廉反衛侯不勝三子殺士榮
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子
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甯子職納蒙饗焉甯
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蒙衣囊元
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子適也是會也晉侯召
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
自嫌強大不敢朝周論王出狩因仲尼曰以
得盡君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
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且明
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
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七

無意不當作詭譎掩醜之為其書符而不書召王是自聖筆之或云侯孺托人以權衡矣非晉侯意所謂晉史非自謂史及非其地非常狩故以曹為解在使之地云爾非有失地曰下齊桓以之諱晉侯無闕不下侯孺使筮史說當言隱召君非禮也晉侯之辭或疑曰然晉侯之召亦非非字應在解下禮之召者所謂權也附注舍或音紕禮故書法委曲矣非明紕某作舍某古字黨隱蔽之類注失竄通文六年史駢曰息軒曰衛侯與元舍此三者其義一頃訟在公朝王之前也按捨紕義異矣傳因而終言之故執衛侯在朝王上杜每林註將如四方諸遇經傳前後必以赴侯何告紕之疎矣履軒曰豎小臣也不特通內外而已息軒曰侯孺貨筮史使之曰晉侯之疾唯可

以起大義危疑之理壬申公朝于王所執衛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在朝王下傳在丁丑諸侯圍許十月十五日許者告執晚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外者史晉史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

以復曹為解脫下乃述其理一說蘭圖曰侯孺欲使晉侯復曹伯因其病貨筮史使人曰之為以滅曹得病之說齊桓公為會以下筮史為曹解脫之辭也又一說履軒曰曰字元當在解下是古文之拗處息軒曰禮因義制從禮即是行義也惠棟曰鄭康成曰行謂軍列周禮有行司馬取名于此按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行後改鳥三軍大夫履軒曰諸侯盟天子澶淵之會趙武敵大夫禮也何諱之有公故諱之稱人而但與諸侯大夫盟為文不沒公此沒公違禮耳不書明公別有罪罪在盟天子大夫

諸侯圍許晉侯作二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舍音捨行戶郎反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曾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霍直歷反秋大甬寇○甬于付反冬介葛盧來

聘禮卿饗餼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正義公孫固序在齊車芻薪倍禾則六上者蓋為大司馬尊十車此附庸亦同於歸父歸父雖執齊政不廢身非上卿如此會鄭人不至必晉仲之類齊召南有背晉之心故謀曰按高氏國氏乃齊伐之

之命大夫世為上卿襄二十六年澶淵傳十二年晉仲之言會向戌後至退其可證不得云非上卿班在鄭下齊在宋也此會宋序齊上或下者國歸父非卿是王子虎以國之列故也

劉炫曰罪之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列于東方介氏之王人履軒曰在禮國其人解六畜之云云是秋上文之詞語蓋偏知之所得非別項顧炎武曰列子言東言貉隸掌與獸言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註夷隸征東夷所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獲貉隸征北夷所知之所得息軒曰獲介是東夷國其凡犧毛角有定式故土俗故當有知者云問之而信而訓則

魯縣東南有昌平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公嫌城○行以善反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

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憇

在蔡下者若宋向戌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之後會○憇魚覲反

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統故貶諸大夫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

也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秋大雨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禮也好好貨也介

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

所與罪之也暇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魯為之請

故從諸侯納之例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兩陵秦軍汜南各使微者圍鄭故介人侵蕭無傳冬天王使宰

周公來聘也周天子三公兼冢宰如字又經念反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

增註

校木

左傳

卷七

十五

履軒曰瑕雖立踰年元咺先死故稱及而不稱爵者以成公也在外故不成其為君也正與鄭子儀同

息軒曰衛侯之歸魯雖為請王與晉侯衛侯懼元咺不敢歸及林註於是秦伯私周治殺元咺及子適與鄭盟戍鄭而去子儀乃敢歸蓋周治之秦晉之怨自此既殺元咺等使人告始

之故從國逆之例傳魯始聘周聘晉詳載其事所以秋歸于衛也

鳳山曰廣雅虞憂也魯語臧文仲曰衛言狄開晉有伐鄭之君殆無罪矣今晉憂也襄三十年傳以侯醜衛侯而不死晉國之多虞昭四年亦不討其使者誰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而惡殺之也虞亦皆當訓憂也元粹按虞字從正韻慮也字與度也之解自通不必訓憂

廡漢書音義云古之勤字也鄭氏音勤

祭統云賜爵祿於天廟示不敢專也位定然後入廟受命今世猶然

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與國晉侯使醫行醜衛侯行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醜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

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日穀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

周欽治廡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咀賂周治音觀又音謹周治殺元咀及子適子儀

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

廡辭卿見周欽死而懼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在榮陽中牟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

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縣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益

元粹按陪本或作倍周語行理以節逆錢天昕曰唐宋石經之註理更也小行及岳氏本俱作陪據人也孔晁本理作杜注蓋也之解則从季云行李行人之

姚培謙曰圍鄭之役青鄭不與翟泉之盟也鄭在王畿於翟泉為近伯主盟於近地故云爾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專指出外事也況王享晉侯鄭伯為傳又屢同盟會豈晉至此時猶修舊怨哉阮元曰石經然上有雖字案碑文乃唐人重刻增入必有所據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十七

自為正秋文陪蒲同官也一說李古使
 反是陸亦作陪也阮字後人轉作李耳
 元曰國本蓋本毛本馬氏云使人行必
 注陪作倍非 顧炎有裝鄭當時之治
 武曰古者謂行人為行孟子之治任是
 行李亦曰行理賈遠行李本義作行理
 曰理吏也小行人也 不必作使字解
 蘭國曰李理通用以鄭為東道主人
 蓋作理為正李以同鄭在東故云
 音通耳說詳筆記
 錢大昕曰若不闕秦不闕秦家更何處
 將焉取之唐石經本取之言有心取秦
 無若將二字出於後先謀取鄭
 人旁添宋高宗御書
 左傳亦無之 惠棟
 曰若字將字皆衍文
 俗儒從石經續刻增
 入當刪
 息軒曰敵敗也
 林註不同心而與
 之共事是失也一

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音恭君亦
 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
 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
 二邑朝濟濟河而夕設版
 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
 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夫及為
 鄭守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
 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音扶因人之力而敝之

息軒曰晉有河外在說謂今擊之則失
 鄭西北故杜解東為前日黨與也
 晉東界然其都在河周禮臨人有昌本
 東自晉往鄭當濟河菹則知此昌歎是
 而西故昭十八年鄭昌蒲菹也歎盛氣
 火子產辭晉公子公怒也音觸此昌歎
 孫子東門此東蓋謂相傳為在感反補
 鄭東界杜注未是 正歎字誤玉篇作
 顧炎武曰歎字誤玉 歎但敢切馮氏云
 篇作歎但感反音蒲自本之氣觸人也
 菹也 王引之曰歎从欠蜀菹五味當
 當从龜不當从蜀也 音昌歎文王之所
 特以歎字或省作歎 嗜杜以文武分屬
 龜字隸書作龜與蜀 白黑形鹽偶遺此
 相似故傳寫者誤作 耳周公尊於國君
 歎歎入玉切從蜀聲但謙不敢比耳備
 之字備考諸書無讀設以象德薦獻以
 入侵部者顧氏說是見功德互見象
 也 鳳山曰獻章也 獻分配為文獻謂
 言彰明其勳功也 莊星見旌表之也

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敝不武秦晉和
 相攻更為亂 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
 也○知音智 出奔晉蘭鄭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
 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宜多
 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
 穆公所 冬主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歎白黑
 以立 形鹽昌歎昌蒲菹白熬稍黑熬黍形鹽辭曰
 國君又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
 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稍黍
 也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
 以象武也

增註

校本

三傳

卷七

七

子大宗師篇曰獻笑將聘于周又命遂不及排叙文王云獻聘于晉今從周即章也是也論語文獻去更不迴也昭四亦文章之意與文四年傳例曰九克邑年傳獻其功同字異不用師徒曰取義不可混說人心欲吉不從不

正義公羊傳曰三望從是不吉也者何望祭也然則魯啓誓而郊啓誓三祭祭泰山河海鄭五月也今四月卜郊以爲望者祭山川之者節卻春分未過名諸侯之祭山川在故得卜郊也凡祭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卜日前期十日豫則不祭且魯境不及卜之也四卜者蓋於河禹貢海岱及淮三月每旬一卜至惟徐州徐即魯地三四月上旬更一卜望謂淮海岱也乃成爲四卜也猶王念孫曰必親其共者可止之辭公穀共字義不可曉當是之說先字之誤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魯語云獲地於諸

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

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

用師徒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上郊猶三望分野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秋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爲其子成皆狄圍衛十

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處

故曰帝丘起魚反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

其先至者而多與之侯爲多文仲曰地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之多館人之力也

事故下文曰不速行請賞之乃出而爵將無及也魯語載重之按重地名館人

館人之言曰諸侯莫迎旅主人林註以不望分而欲親晉皆重館爲地名非矣

將爭先晉不以固班又按魯曹地者亦必親先者是其明曹地一邊而得之

證矣先字不煩音秋也林註盡得曹地故杜無注陸亦無音非矣禮記孟春祀

若共字則不得無帝于郊配以后稷音秋也唐石經始誤與傳啓誓而郊共

作共息軒曰共音月不同按郊用恭廟主石之先諸侯辛日故以二月上

而至恭也國語作先三月上辛不吉則左氏作共字異而意下中辛不吉則上

同不必破共爲先矣下辛所謂音事先存參履軒曰魯之近日也牛卜吉

郊非祀也蓋傳公始日之後始曰牲也傳之也傳以爲常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七

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館人告曰晉

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祭

曹地自洸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

而已非聘享會同也濟水自茨陽東襄仲如晉

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

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猶三望亦

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且上牲與日

知吉牛十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上郊

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

者承流俗之謬也春秋者郊學于此可知閱以前無有也卜郊卜郊日也非卜可郊與否若卜郊否一卜即決矣不得再讀也今三四卜者以卜日故禮郊牛必在滌三月是非牲而何何必卜日而後謂之牲也如月令循行犧牲雖未史記衛世家及年久滌者亦得稱牲何表衛從此年以後必拘拘傳受病全在歷十九君積四百十日曰牲一句是二十年元君乃從一節左氏謬誤既多于野王子角代立不遑訂注

孔廣森曰成王封衛不祀相將何所事周公代作語故後世述其始封之命猶王與公並言之尚書後鄭文公卒子穆公案以此證康誥朕其蘭立經無葬故言其諡文公與魯十餘同盟故舉會盟

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八年

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欒冬狄圍衛

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享祭也相息亮反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猶饗也獻祀鄆何事言祀鄆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請改祀命祀相之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

履軒曰盟在狄地故盧帳狄人之居狄不地略之也或狄中俗逐水草無城郭地名不明耳不必言官室故云就盧帳就盧帳

蘭園曰殯橫置棺于晉文公卒子襄公西牆下塗之也注云驪立殯空棺也空葬時下棺也以殯爲空棺誤甚孔疏同護不免曲空葬時下棺也殯說按紉文云空一本亦下棺於地故殯作塗是杜本非誤今爲空棺也禮在棺本轉寫作空而孔疏曰柩今斂於棺而因作之說也元粹按後行也諸侯五日空塗誤阮元亦云

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

疑非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衛人侵狄報前年狄盟不地者就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同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空棺也曲沃有舊宮焉

增註

校本

三專

卷七

三

伺菴曰柩聲固性不即殯者以曲沃路可知其何故上偃素遠故早行耳

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之異以鼓勵衆心其應卒制變之才實出於術數之外杜解不可易陸祭曰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上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很多未容悉

以理斷夫機密之謀按襲人密謀也不有時泄况爾時秦人今我無知之如李殊為浮淺奚怪偃得預襲蔡州是也今聞不必假他術履行千里不得不泄軒曰管鑰筒也蓋鎖我衆知之敵亦知匙也不可相混顧之馮氏云師勞力炎武曰無所謂不知渴而無所用必行所往何地所作何事狂悖之事以洩其也與上師知所為相怨如下滅滑即害反必有悖心言軍士良善也將怨嗟也沈彤曰孟明百里奚子姓無所無以自處謂徒百里名視字孟明

○國彼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上偃

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

之必大捷焉聲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上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

正衆心○調古禾反又古杞子自鄭使告于

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

管管鑰筒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

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師

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

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且

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蹇叔之子與師哭而

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在弘農澗池縣

臯之墓也臯夏桀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此道在三殺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

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必死是間深險

故○音避許金反

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於殺傳

勞無功悖背上命謂西白姓乞乙字也舍鄭他圖定字云襲乞名術乙名丙

鄭不能而生滅滑之心是也元粹按沈說上壽百二十中壽

未是說又詳筆記輯百下壽八十淮南釋惠棟曰唐石經子以中壽為七十

初刻孟子作孟分後按爾前日中壽而改子紀文作孟子云死則比今爾墓木

本或作孟分臧琳將已拱矣言其過曰孟明百里奚之子老而不死也林註

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憤憤明也蹇叔老臣何為殺是山名俗呼為

稱百里之子孟子乎王殺石殺其阨道呼曰孟分蓋痛傷之山高而曲兩山參

詞與上蹇叔哭之文差其下兩所不及正合陸孔俱定從子故可避風雨公羊

字唐石經今作孟子曰蹇叔送子曰爾細驗其刻改之跡原死必於殺之嶽巖

是乎字蘭園曰言林註即今之函谷使爾中壽既死則爾關

增註

校本

上專

卷七

二五

墓之木今殆拱矣其林註秦晉七十二
過老不死安悖不可年之爭始于釁而
用也襄叔時既八九終于十三國之伐
十中壽蓋謂五六十倚角襄十四年傳
碩軒曰陵有樹木文彼云晉禦其上
亦可以辟風雨不心戎亢其下
委曲深谷也且傳文
明日北陵不曰南谷註謬哉王引之
曰必死是問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
間戰死不可在他處死有定所乃可收
爾骨也三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襄
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殺
之嶽巖吾將尸爾焉呂氏春秋悔過篇
於北方之嶽為吾尸女之易皆其證
顧炎武曰及者殊夷狄之辭注不同陳
故言及非也息軒曰文公元年二月
癸亥日有食之乙巳
在癸亥前七十九日明道國語作左右
則經文二當作一轉皆免胄而下

寫誤耳顧炎武曰兵車之法左持弓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石持矛中御車
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曰覽云過天子之
殺草李梅實此洪範城宜囊甲束兵超
野謂恆煥者也杜解乘謂車正行之時
非貫名海屋曰超超上車而乘之示
乘謂車正行追而及勇也
之直超躍而上車乘林註輕狂則謀慮
宜如字讀以為超子必然寡少無札則
乘車者非是林雲待敵必然疎脫入
銘曰輕指超乘呂氏險地而疎脫又無
春秋載王孫滿曰過深慮遠謀能無敗
天子之城宜囊甲束手
兵左右皆下此但免遺人之物輕先重
宵所以為無札宇後老子云雖有拱
鼎曰廣韻肉去骨曰鑿以先四馬不如
脫也又解也此言部坐進此道是也
伍散也杜訓易是輕言為從者之久住
易之易而與上輕字於外若居於鄰一
相犯朱彬曰以乘日則具一日之積

經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
有其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
及姜戎敗秦師于殺晉侯驪背喪用兵故通
戎居晉南鄙戎于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
諸戎擗之不同陳故言及○獨居綺反
癸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
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
人者未為卿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
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
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
當微而重重而下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能殺草所以為災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

下王城之北門畱堯蓋兵車非大

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超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

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買也乘四韋先

遺於人必有以先○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

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

則具一日之積○從才用反積子賜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二十

韋先猶記言獻車馬米過於鄭一夕則者執策綴獻甲者執備一夕之防衛曹馬則執鞭牛則執按吾子為久客於物之類道途猝遇不我我國小供給之能備禮故以乘韋先物今已尽矣聞今之林雲銘曰韋熟吾子將行而無物革也乘四也即以將奉贈幸有原圃多市於周之物矯鄭伯麋鹿猶秦之有具之命猶師示秦知其圍也欲取之以獻謀也又曰步師行而又無暇吾子自師也履軒曰積謂取之為行資使敵禾米芻薪也注除禾邑有間則如何而加菜不曉何意宋板本具圍作具林雲銘曰束載猶治圃任收拾擔裝以盛軍中饑糧與磨刀銀馬皆所以待作內應朱氏句解束求矢載數弓恐左氏無此插用句法惠棟曰高誘曰厲利其兵秋文曰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秣云食馬繼後繼也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遠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籩牽謂牛羊豕○籩許為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原圃具圃皆圃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秦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田澤○圃音閑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

穀也林雲銘曰乾按敏疾也肉曰脯貨財曰資芻米曰籩牛羊豕曰牽言館待不繼不足以留戍客伺巷曰脯資餼牽已竭秦人必不得淹留故曰為吾子之將行也言其勢不得不行也穀又為子偽及則為按原軫何以知秦起下之辭言吾子將密謀之詳如此雖行則取原圃麋鹿以善用間豈至此乎為行資可也亦通林註天與我以勝元粹按具圃諸本作秦之機會也具圃今從七經孟子按此所謂天與不考文所引宋本王念取反受其殃者也孫云作圃者涉注文補正謂忘其先君圃名而誤耳說詳鍾猶范執之死吾父山札記經義述聞也滑晉之同姓履軒曰言餼牽竭矣林註晉鄭同姓故將行也若自取其附註奉我奉古音麋鹿以代餼牽則不扶勇反今俗說皆必行也其梓若留之扶用反奉猶獻也

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敏審當於事○勞力報反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齊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施始政反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數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三十三

者亦婉辭耳非以爲以墨染其衰而加行資之謂陸祭曰經也

逸周書曰敏疾也加以敏言其能成禮而加捷疾耳林雲補正喪事有進無銘曰貪兵必敗是天退亦所以誇克敵送軍實來與晉顧之功如楚之乘廣炎武曰死君謂忘其自邛戰而先左也先君猶范鞅之言死按此三人者實交吾父也履軒曰死構秦晉二君致有者謂以爲既死而蔑爭戰之事不厭恨之林雲銘曰姜戎不厭也雖食其肉向爲秦所逐惠公收而不厭足惡之之爲厲蓋德晉而怨甚也嫡母一作適秦者息軒曰周禮大司馬若師無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厭按戎費軍實執之謂厭寇喪服也下文而輕舍之彼歸必穆公素服郊次向師將報伐是長寇讎而哭是右者軍敗以也不顧襄公在前

者亦婉辭耳非以爲以墨染其衰而加行資之謂陸祭曰經也

逸周書曰敏疾也加以敏言其能成禮而加捷疾耳林雲補正喪事有進無銘曰貪兵必敗是天退亦所以誇克敵送軍實來與晉顧之功如楚之乘廣炎武曰死君謂忘其自邛戰而先左也先君猶范鞅之言死按此三人者實交吾父也履軒曰死構秦晉二君致有者謂以爲既死而蔑爭戰之事不厭恨之林雲銘曰姜戎不厭也雖食其肉向爲秦所逐惠公收而不厭足惡之之爲厲蓋德晉而怨甚也嫡母一作適秦者息軒曰周禮大司馬若師無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厭按戎費軍實執之謂厭寇喪服也下文而輕舍之彼歸必穆公素服郊次向師將報伐是長寇讎而哭是右者軍敗以也不顧襄公在前

者亦婉辭耳非以爲以墨染其衰而加行資之謂陸祭曰經也

逸周書曰敏疾也加以敏言其能成禮而加捷疾耳林雲補正喪事有進無銘曰貪兵必敗是天退亦所以誇克敵送軍實來與晉顧之功如楚之乘廣炎武曰死君謂忘其自邛戰而先左也先君猶范鞅之言死按此三人者實交吾父也履軒曰死構秦晉二君致有者謂以爲既死而蔑爭戰之事不厭恨之林雲銘曰姜戎不厭也雖食其肉向爲秦所逐惠公收而不厭足惡之之爲厲蓋德晉而怨甚也嫡母一作適秦者息軒曰周禮大司馬若師無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厭按戎費軍實執之謂厭寇喪服也下文而輕舍之彼歸必穆公素服郊次向師將報伐是長寇讎而哭是右者軍敗以也不顧襄公在前

者亦婉辭耳非以爲以墨染其衰而加行資之謂陸祭曰經也

逸周書曰敏疾也加以敏言其能成禮而加捷疾耳林雲補正喪事有進無銘曰貪兵必敗是天退亦所以誇克敵送軍實來與晉顧之功如楚之乘廣炎武曰死君謂忘其自邛戰而先左也先君猶范鞅之言死按此三人者實交吾父也履軒曰死構秦晉二君致有者謂以爲既死而蔑爭戰之事不厭恨之林雲銘曰姜戎不厭也雖食其肉向爲秦所逐惠公收而不厭足惡之之爲厲蓋德晉而怨甚也嫡母一作適秦者息軒曰周禮大司馬若師無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厭按戎費軍實執之謂厭寇喪服也下文而輕舍之彼歸必穆公素服郊次向師將報伐是長寇讎而哭是右者軍敗以也不顧襄公在前

者亦婉辭耳非以爲以墨染其衰而加行資之謂陸祭曰經也

逸周書曰敏疾也加以敏言其能成禮而加捷疾耳林雲補正喪事有進無銘曰貪兵必敗是天退亦所以誇克敵送軍實來與晉顧之功如楚之乘廣炎武曰死君謂忘其自邛戰而先左也先君猶范鞅之言死按此三人者實交吾父也履軒曰死構秦晉二君致有者謂以爲既死而蔑爭戰之事不厭恨之林雲銘曰姜戎不厭也雖食其肉向爲秦所逐惠公收而不厭足惡之之爲厲蓋德晉而怨甚也嫡母一作適秦者息軒曰周禮大司馬若師無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厭按戎費軍實執之謂厭寇喪服也下文而輕舍之彼歸必穆公素服郊次向師將報伐是長寇讎而哭是右者軍敗以也不顧襄公在前

喪服自居時襄公居而咳噉於地

喪素服嫌於軍敗故

墨之顧炎武曰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衰故遂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礼甚矣蓋以誇克敵之功猶楚之乘廣自邛之師而先左也馬宗璉曰說文云突犬從穴中暫出也是暫有倉卒疾奔之義言婦人倉卒而令其突出以免難也注未明晰林雲銘身雖死而此恩不曰暫偶出一言也元枋腐粹按林說可從

蓋只是殺牲以祭鼓林註不廢蓋明之非以血塗鼓鼓軍中帥而使之取敗三第一重器故如此其帥皆賢者終不以殺人而祭者以人代一敗之小過而掩姓也世人多迷信杜其終身之大德解非是先儒又有以替猶止也

血塗鐘鼓鬯陳之解

增註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校本

所主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

稱子以凶服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

記禮所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由變文嬴請三帥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屬於墮軍實

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繫臣繫鼓繫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繫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次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則又以魯為魯隙而不以為祭名此又就繫字構生義理恐不然 王念孫曰不替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鄉師而哭既罪已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云云大夫二字專指孟明而言與上文統言二三子者不同若如今本則不替孟明亦是穆公語於文不通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九引傳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是正今本之誤 郝敬曰傳云狄侵齊因晉喪也非也中原無虞不若狄重耳在而狄滅衛其亦晉喪乎 能敬者必能聚其蘭園曰晉語載曰季德有德者可用之言作敬德之恪也恪以治民於德以臨事其何事不濟據此則傳意猶言敬者德之凝聚於

在二十二年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魯亦因陵小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 卻缺獲白狄子 西河郡有白部胡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 謂不顧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 曹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 首面如生 言其 於初白季使過冀見冀缺擣其妻餽之 白季 也冀晉邑擣鋤也野饋曰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 如賓 承 事如祭 敬也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外者也故能敬者其此非康誥之全文中必有德也或云德直引其意耳康誥之聚猶曰聚德言敬所謂于父不能字所以聚德也故能敬其子是不慈也子則其德必充積亦通弗祗服厥父事是二句皆泛論林解下不祗也兄亦不念句云今卻缺能敬必鞠子哀是不友也有德聚於其身直貼弟不念天顯是不缺言之非語意 惠共也 詩葛藟非棟曰昭廿年傳在康舊類也此二葉其語曰父子兄弟罪不相有特而惡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棟謂此康誥之闕且居父在之時已文也法言曰酒誥之將上軍復秩又反篇俄空焉伏生引酒重也又音服還也誥曰王曰對惟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文故漢藝文云酒誥脫簡一梓材今王惟曰以下文義不屬蓋康誥三篇皆有脫誤孔以為引其意

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對曰舜之罪也死十四年 殺音試或如字 對曰舜之罪也死 鯀其舉也與禹子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 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 不相及也 康誥周書祗敬 詩曰采葍采菲無 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詩國風也葍非之菜 以其惡而棄其善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及自 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 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 舉卻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 以一命命 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還其父 亦未有軍行 登

增註

校本

五傳

卷七

三十五

而謂之非也。履軒曰：詩傳曰：藟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有時而美。息軒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淫公侯之貴，有社稷宗廟之重，宦官官妾或托遺命以立其好，愛國家之亂，從此始矣。故聖人制此禮以防未然，其慮深矣。今公處社稷之重，以就安於小寢，故經書小寢以貶之，而傳以就安秋之。

惠棟曰：崔憬易注云：林註外僕髡髮而禽古擒字，擒猶獲也，名屯者。

東經一作徑音同。林註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有文德者不忍為。

卿位未有軍列，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行戶剛反。及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晉

陳鄭伐許，計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

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

桔枋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也。水中。○指戶結反。枋

大結反。汪。外僕髡髮，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

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蔡陽密縣。

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晉陽處父侵蔡楚。

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

入汝。○涵音。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

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

濟而陳。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紆我。

也。○紆音舒。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為老。乃駕

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

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楚退欲使

晉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

子商臣譖于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

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故譖之。葬僖公

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

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作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

惠棟曰：商誘戰國策注云：宣福也。按商注本爾足。

劉敞曰：傳云葬僖公葬日而處，從是以緩作主，非禮也。緩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下乃當為句。杜讀緩之後，明日而卒，哭以上為句，非也。僖公卒哭之明日而禘，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於此，耐祭而作水，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主以依神，其主在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寢今傳公葬後，續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十

三十六

傳云襄仲如齊納幣十月始作主作主禮也故欲遷僖公之大綏也自初死至

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凡君薨卒哭而

薨於十一月則除喪於卒哭晝夜哭無在二年十一月而納時謂之卒哭者卒

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

格為十二月乃與傳此無時之哭也自合獨不願作主非禮此以後唯朝夕哭

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

也之語無所繫乎耳天子諸侯於此息軒曰緩字下屬為除喪全不復哭也

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冬祭

句是也杜以文元年按註主既下疑脫二月癸亥日食推之立字既葬免喪別

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乙已在癸亥七十九有論日之前不得在十二

祭義緩作主宜為月二日日食通曆者一句是劉原父說也馮氏云按杜注七月而葬緩

皆以為入食限則月則緩自屬上句而作主上當重一緩字未可知也

誤不在二月而在十一月又文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則時既除喪矣以此二者推之杜以十二月為誤洵是也但諸侯五月而葬傳既明言之故此不復

論專論作主之法而杜以緩字上屬為句失之又按文元年四月葬僖公而此言葬僖公者為緩作主之節也蓋於此君薨

明月當作主魯君且有意於躋僖公而議未決至二年二月始作之故於此言緩作主則卒哭而不祔特祀於主者亦無所

施皆非禮也故於此言之耳陸彛曰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惟有朝夕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

卒哭非也大抵欲以成其既非除服之謬說耳劉用熙曰卒哭而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他廟也既

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今傳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謂如小祥大祥

禫則就寢特祀此主若烝嘗禘之常祭則不於寢而於廟合祭也然與禮異矣陸彛曰今按劉說得之蓋傳為作主故生

此論其曰烝嘗禘於廟者就新主言耳杜注不明此義直云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屬是左氏之言既違

禮文而元凱之說復戾傳意也其謂常祀不以喪廢又以締為三年喪畢之祭則先儒辨之矣息軒曰杜注固失而劉陸

亦未為得傳文祔後言祀非小祥大祥禫祭而何既禫則純吉矣然後言烝嘗禘於廟是三年服畢始合祭新主於廟也上

言特祀者明烝嘗禘之為合祭也禘與烝嘗並言乃時祭非大禘也必并言烝嘗禘者喪畢合祭新主於廟或於烝或於嘗

或於禘所遇即是不言約者禮諸侯下天子省一時祭而約祭最薄故不言約於烝嘗禘始言於廟則先此特祀不於廟不

於廟則必於寢也傳文未嘗與禮相違也

於廟則必於寢也傳文未嘗與禮相違也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七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七

二十七

○傳二十七年，賈三人耳。鄭音官，又古亂反。陸祭曰：古亂反是。

僖經二十七年，有**好**反。呼報。與盟。預傳不共。本亦作

同**責禮也**。本或作責無禮者非。於**睽**苦圭反。終朝

如字。不**戮**六音。復治扶又。伯**靡**音盈。幼少詩照反。傳政

直專。幾何居豈。三百乘繩證反。先軫之反。報施式鼓

同。蒐于所求。被廬皮義反。元帥所類反。郤穀本

作穀同。將中子匠反。下將。郤溱側巾反。樂枝魯官

少長丁文。執秩直乙。經二十八年，刺之七賜反。子

叢似東。不枉紆往。界宋必利。譎而古穴。城濮音卜。同

歛所洽反。本。雖為千偽反。下。訟訴本又作慙。陳共

音恭。下。狩于本又作。比再如字。王。傳汲郡急將中

○傳二十八，年，棺。棺古惠反。一音官。增註

陸祭曰當作古玩反然音官義亦自
尼 ○糾遯 遯直歷反 陸祭曰遯
他歷反俞琰曰閩音以救為揚今按紱
文凡他揚二字多作救信其為方言之
譌也 ○祁瞞 瞞莫干反 陸祭曰
瞞莫官反 ○烏解 解戶賣反又古
買反 陸祭曰古買反是 ○舍此
舍音捨 陸祭曰舍或音釋禮紉茶作
舍茶古字通此云舍此三者文六年傳
更聯曰紉此三者其義一也

阮元曰引軸也段玉裁據楊倞荀子注
作所以引軸也文義乃完 又曰頸皮
也盧文弨云本書作頸韉也韉韉韉也
从革且聲

子匠反 胥臣 思徐 孟音 以說焉 如字王 輿人 餘為

將 如字又 恐懼 上勇 乘軒者 許言 報殮 孫藝 如悅

使者 所吏 距 巨音 躍 羊畧 跳踊 徒彫 以徇 似俊 使為

于偽 公說 悅音 以界 必利 允當 丁浪 過分 扶問 以閒

閒廁之 乘入 繩證 六卒 子忽反 出竟 境音 公說 悅音 乃

拘 俱音 過楚 古禾 背惠 音佩下 崔夭 於表 子搏 博音 其

腦 乃老 嚏 一音子 上嚮 許亮反下同或作 君馮 馮皮

反 軾 音 得臣 與音 寓目 音 為大夫 干偽 令戒 力呈

車乘 繩證及下 詰 起吉 朝 如字 將見 如字又賢通

見 鞮 說文作鞮 鞮 說文云 鞮 說文云 鞮 一云 在背

如少 詩照反 長 丁丈反 攻 如字又 六卒 子忽反 將

中軍 子匠反下 師潰 戶內 二旃 薄具 偽道 徒困 夾

攻 古洽反 卷縣 一音丘 往勞 力報 故為 干偽反 鄉

役 本又作 駟 音 介 界 被甲 皮義 步卒 子忽反 傅相 息

反 輅 音 彤弓 徒冬 茲弓 本或作旅 矢千 本或作旅

千後人專 拒 音 勅亮 卣 一音由爾雅 丕顯 音然

休命 許蚪 三見 賢通 使攝君事 並如字或讀連上

吏反 別於 彼列 有渝 羊朱 殛之 紀力反本又作極

卑 必爾反本亦作 祚國 才故 隕隊 干敏 瓊 求營 會

弁 本又作瓊古外 畀余 必利反 賜女 音 康 亡皮 藪

增註

左傳

卷二 紉文

三十九

素口 盡心盡力 並津 恐反 皆從 如字又 才用反 王使 所吏反 下

欲令 力呈反 穀 胡木反 縑 一賜反 音於計反 縣絕 音宛 於阮反 甯

俞 羊朱反 其衷 音忠或丁仲反 下同 誰扞 戶且反 牧 音目 使也 所吏反

枕之 支鳩反 注同 旃 爾雅云 因章曰旃 之驕 其驕反 凱 開在反 今本體 馘

古獲反 為坐 如字或一音才臥反 長吏 丁丈反 吏卒 子忽反 剔 音月又五割反

寘 之毀反 蒙 音託 隘 於賣反 囊 乃即反 縻 亡皮反 于適 丁歷反 諸

侯見 賢遍反 之殺 音試 今本弒 危疑 如字一本危作危 危音九委反 鐸 待洛反

正邪 似嗟反 公說 音悅 屠 音徒 擊 古狄反 又音計 先蔑 亡結反 今復

扶又反 經二十九年介 音戒 上廉反 又音琴 陔 千侯反 又側留反 大

倉 音泰 傳饋之 其媿反 芻米 初俱反 輶 音袁 濤塗 音桃 向戍 式亮

反 輯 音集 又七入反 瀆 徒木反 公與 音預 重發 直用反 復來 扶又反

燕好 呼報反 注同 犧 許宜反 經三十年魯為 于偽反 函 音咸 傳

狄間 間廁之 醫行 以善反 醜 音鳩 公為 于偽反 注同 同好 呼報反

治 音也 過鄭 古禾反 佚 音逸 縣城 音玄 焉用 於虔反 下焉取之同 倍鄰

蒲回反 今本陪 共其 本亦作供 使人 所吏反 朝濟 上如字 注同 版 音板

背 音佩 封疆 居良反 伯說 音悅 反為 于偽反 閱 音悅 熬稻 五刀反

經三十一年分野 扶問反 自為 于偽反 狄難 乃且反 顛 音專

項 許王反 傳竟界境 音吐 洮 吐刀反 盡曹 津忍反 樂安 音洛 軍帥

所類反 卜曰三百年 日音越 或人實反 非也 夏后 戶雅反 下同 以間

間廁之 惡 烏路反 經三十二年捷 在接反 廬 刀於反 帳 張亮反

○傳三十二年 倅心 倅心內反 增註

陸榮曰毛晃曰陸德明秋文顏師古注漢書悖並音布內反皆誤惟韻略作蒲味反是今按此心內反與布內反一也集韻以悖入背字下蓋亦踵秋文之誤

陸榮曰奉古音扶勇反今俗讀皆扶用反

盧文弨曰舊寸忽作子忽從注疏本改阮元曰按子忽讀如倅寸忽讀如粹杜為暫字作訓當讀如粹

傳交使所吏反 空箱一本其救反 籥餘若反 蹇紀輩反 孟

子本或作壽音校又孟分 壽如字 拱九勇反 殺本又作嶺劉昌宗音豪 夏后

戶雅反 阜古刀反 南谷古木反又音欲 嶽一音欽本或作嵐力含反 惡其

鳥路反 為明平偽反 經三十三年同陳直觀反 隕霜千敏反

傳免胄直救反 兜丁侯反 葵亡侯反 大將子匠反 超乘繩證反下

及注 脫易以鼓反 犒師苦報反 行賈音古 獻遺唯季反 步師

步猶不腆他典反 為從于偽反下 秣馬音未穀馬也論文作錄云

食馬穀也 餼牽牲腥曰餼牲生日牽 原圃布古反 其麋亡悲反 令敵呈力

反 賄呼罪反 審當丁浪反又如字 天奉扶用反注及下同 縱子用反下同

墨衰七雷反 經直結反 萊音來 羸盈音 三帥所類反注同 所妻計七

反 就戮六音反 以逞勅領反 拘音俱 猶卒寸忽反 而長下丈反 唾

他臥 驂七南反 纍律追反 釁鼓許觀反 不替他計反 掩於檢反

復伐扶又反 箕音基 別種章勇反 白季其九反 使所吏反 過翼

古禾反又 盭字林于劫反 鉏也本又作鋤仕居饋其反○今本亦鋤饋位

反 餉 冥芮如銳反 殛紀力反 絲古本反 不共音恭 葑芳逢反

菲芳匪反 將申子匠反 覆子芳服反 髡苦門反 屯徒門反 夾

古洽反一 泚徒死反 徑音陳直觀反 費芳味反 遁徒音古協反

反 編必連反 又 倒丁老反 耐附音 以上時掌反 烝之承反 禘

大計反

增註

左傳

卷二 秋文

三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八

文公起元年盡十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氏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

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天

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夏四

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葬緩七月而天王使毛伯來

履軒曰叔服其字也

非叔氏

息軒曰喪紀不數閏疏諸侯即位必於月杜云七月而葬非歲首歲首不行此餘詳於前年

馬宗璉曰通鑑外紀是曠年無君也故引王肅尚書注毛伯雖未葬亦即行之

文王庚子是畿內之暫服吉服事畢然國元凱解為諸侯為後反喪服

王卿士者非是命主者用之以命惠棟曰唐石經及宋諸侯也諸侯即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一

本錫作賜狀文同云賜以命圭諸侯執本或作錫觀禮云天子圭以朝天子執冒子賜舍注云今文賜以冒之觀其相嘗否所以合瑞為信也天子冒四寸邪刻其下與圭頭相

息軒曰春秋魯史不合候執信圭魯是當書魯人亦不可泛稱我徒書會某侯沒也卿會公侯貶他會者不書嫌於魯侯國之卿以成體例會之無弊以稱之故體例已舉貶理足直書卿名而貶意自明故用舊史不復見內稱公卒稱薨乃改易成王弼子臣尊君之義與此自穆王商臣立疏別

合注食養生也履謂歷之上元必以軒曰文伯先父死安日月全數為始於

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命亦其比也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稱晉侯從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孫牙之孫衛人伐晉隣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秋公孫敖會

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商臣穆王也弒君例在丘倫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反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

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子葬子身也見賢通反穀也豐下必有後

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先王之

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以爲術之端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積而為閏故言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不失其常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

得奉祭祀

陸梁曰豐下謂履端首也三百六十

履軒曰此閏三月者每月常三十日餘

如今曆法若無可譏計月及日為一月

者但當時曆法皆閏則每月唯廿九日

歲終而無是例故以餘前朔後朔相去

為非禮也春秋此外廿九日餘前氣後

增註

校本

正傳

卷八

正數之月按此解舉指其辰閏前之月
 正於中甚精息軒曰中氣在晦月半十
 節者氣之首也故云柄方指其辰故舉
 履端於始始謂月初月之正在於中氣
 正者氣之正也舉以則斗柄寒暑不失
 為其月之中歸餘於十九年為一章以
 終願說是也息軒十一月朔且冬至
 曰葬僖公此傳自為為章首之歲章有
 文與下文王使云云七閏入章三年閏
 為節故不言我君非九月六年閏六月
 錯簡也餘詳於僖公九年閏三月十一
 三十三年年閏十一月十四
 履軒曰既尤彼而又年閏八月十七年
 效其所為是取禍之道也

顧炎武曰辭之者為閏皆在歲終觀史
 之請平於晉記漢未改秦曆之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伯衛字叔孫得臣
 如周拜謝賜命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
 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絳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穎
 川新汲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闔亦
 哭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先且居
 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
 子餘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
 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
 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告于陳
 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示已

侗巷曰杜專據後日前屢書後九月可
 成敗立說失君子語知朱云朔且冬至
 氣此惟褒崇之諱言此為履端凡閏月
 古者隣國患難相恤前半年是前月之
 故盡心為之謀當時中氣後半月是後
 諸侯痛痒莫然不相月節氣故無中氣
 閑如胡越然如陳衛明王在上理在可
 之相謀猶見其存古然度時之宜則非
 道耳顧炎武曰言善可君子以為合
 君之春秋富而內變古之道失當今之
 多將來必有易樹之宜亦不言其謀全
 事則亂從之矣息非理也
 軒曰忍安不仁也林註愛愛子也若
 侗巷曰忍從心當就己立為太子而又
 心上說即不忍人之黜之乃取亂之道
 心之反杜解為忍行也按舉在少者者
 不義與下能行大事非謂以此為禮也
 相應專在行事上言謂有恆自如是也
 未免淨泛息軒曰罕有乱季必立楚
 察覆審也

力足以距晉○音庚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
 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
 邑身見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
 執辱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
 疆界上子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而又多愛黜
 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且是人也
 蠶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
 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
 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
 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
 妹嫁於江

增註

校本

三傳

卷八

王引之曰呼即吁字左繡以能事能行呼驚怪之聲吁呼古音能大事則不必字通見莊子檀弓狀明言何等大事而文息軒曰吁呼未必忍人自心領矣或相通呼即嗚呼江革云設二端探之教怒甚其聲急故單言人殺父煞難開口呼耳 惠棟曰管子

曰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皆謂之役夫 陳樹華曰殺女韓非子作廢女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為是然江革怒故其其疎讀者正不必泥也王引之曰上言見其未瞑目則是黜商臣下言能事諸未斂於棺也禮葬乎則此文本作廢明乃加謚今未斂而矣若商臣被殺又誰加惡謚是忍之甚事職乎烈女傳載此也乱而不損曰靈事曰太子知王欲廢安民立政曰成之也遂與師圍王宮室室內財物僕妾亦其一證也若謂怒也非與其所居之而甚其詞則曲為之官室也

說也 惠棟曰行大事服杜皆以為弒君忠則無邪信則能按高誘戰國策注云守異讓則善日益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下云以官甲圍成王存參 履軒曰加惡謚何論其斂不斂傳只記其事耳注鑿 正義以其為大子之時所居室內財物僕妾盡以與潘崇非與其所居之官室也息軒曰古者謂財財為室三分公室之類皆是也王引之曰並之言普也徧也並普徧一聲之轉 息軒曰毛傳隧道也蓋謂大風詩大雅桑柔篇所行言大風所行毀道聽見論語陽貨壞象物以喻貪人見篇馬云聞之道路善謀善政必敗壞之則傳而說之也按類善也 履軒曰隧猶往來行言只是往來之途非毀按吾不用善言而壞之謂言大風則有聽杞子詭計反使隧貪人則敗類謂人我為悖亂然是非

增註

校本

○呼亡從之江革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

○呼好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

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不曰不能

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冬

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太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于玉蓋

取此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文將

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

未斂而加惡謚○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

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

之官列兵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凡

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

也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

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

凡以明諸侯諒闇殺之役在僖二十三年晉人既歸

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

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

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

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如銳

反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誦之言亂之君不好典

道聽塗說之言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則喜而答對

左專

卷八

四

不如風也是反與存人之罪以吾貪利
 參 伺菴曰夫子道故也我我國人也
 聽塗說之言非為詩吾不用善言故使
 發且迥在詩人後引我國人為悖亂之
 以為解殊屬牽強予行是吾之罪也
 謂聽言聽從柔媚之林注彭衙秦地
 言諛臣之言也誦言哀公問主於宰我
 典誦正大之言良臣宰我對曰夏后氏
 之言也貪人蔽於利以松云云先儒張
 不辨是非故聞媚言包周等並為廟主
 則欣然應答聞正言按古論語及孔鄭
 則漠然如醉不復聽皆為社主今杜依
 用秦穆不信蹇叔輩張等
 番番良士而聽用佞處父去族則是晉
 佞勇夫之說即此也之賤人則不復書
 我對良臣而言即指公若言晉之賤人
 貪人言不用良臣之往與之盟也言及
 諫不知有陷於悖亂不言名是微人之
 也下一句杜解蓋與常稱也魯以微人
 鄙見同但太略耳 敵微人直也晉以

不用良臣之言是貪故也孤之謂矣狐實貪
 反使我為悖亂 是貪故也孤之謂矣狐實貪
 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為明年秦晉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 孟明名氏不其非命卿也大崩
 衙城○郤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柏周
 戶納反 則遷入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為晉正
 於廟 以禮而親與公盟故敗其族族去則非卿故
 以微人常稱為稱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
 都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
 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士穀
 氏○穀 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
 戶木反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
 周七

履軒曰秦與楚比帥卿敵公不直也
 不書蓋外之也非林註朝而遂盟之
 命卿之故 劉炫曰于是始
 杜據論語解廟王謬 疏禘祭之禮於大
 矣 萬斯大曰據公 祖廟中審諦昭穆
 羊有虞王有練王此為序次父為昭子
 作練王也左氏不言為據大祖東向昭
 有二王而于葬僖公南向穆北向其兄
 下即言綏作主之非 弟相代昭穆同班
 當即是禘主而禘與閔二年吾禘
 是乃作者疑其禮而禘與閔二年吾禘
 未禘也 履軒曰加達禮同也故譏已
 大字者當時禮實有 明徒空也空以進
 大小之別也必非以 祀之故亂國大典
 逆祀故異其文 又故大其事譏之也
 曰注太子時已行昏 仲尼特善秦穆然
 禮是無明據不可從 無辭可以寄文改
 且先昏而後納幣自 貶大夫以尊秦大
 古未之聞也杜豈謂 夫非有罪也與襄
 納未為昏乎亦所 八年邢丘之會貶

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為八月丁卯大事于大
 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
 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
 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人皆卿秦穆
 故敗四國大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禮也僖公
 夫以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終此年十一
 月則納幣在十一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
 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
 士禮不同蓋公為 大子時已行昏禮
 傳二年春秦子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鄭
 秦○襄 王官無地御戎 狐鞠居為右 鞠
 初危反 狐鞠居為右 居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五

未聞齊召南曰按大夫尊晉同杜所以知鞠居即續士昏六礼有納采簡伯者以六年傳賈問名納吉納徵納李使續居居殺陽所采者納其采擇之也鞠居即孤氏之族礼王人既諾賈即也 侗巷曰萊駒辱問名將歸卜吉凶也 怯其狼躡欲辱之以也卜而得吉又遣振作士氣故既斬囚使納吉於是方始便禽縛萊駒以從公納徵成也納幣乘自示已勇比肩事以成昏礼也此納主之臣無勇而敢加幣前有三礼一月縛繫不少顧慮猶鐵之內不容三遣使之戰趙羅無勇而糜適齊疑在僖時已之也 蘭園曰死咏行納采納吉今續言死而得其所宜下而行之 文云無勇而黜亦其林註狼躡取萊駒所也亦言得其所宜之戈以斬囚獲之故其下云黜而宜乃因代萊駒為右禽知我矣 傳遜曰賈獲也因上文萊駒遠慮植蔡服虔皆失戈故言禽之生

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戰於 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 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躡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 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呼火故反先 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躡怒其友曰盍死之 躡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 難欲共殺先軫躡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死

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死皆曰禽 故杜同之鄭玄以為按周志二句出汲 明堂在國之陽與宗家周書大匡解明 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兼行祭祀政教 堂為王者之堂非祖此言祭祀謂上之 廟必矣蓋明堂中有人不知我之有勇 祖廟豈可以祖廟訓而吾不以勇供國 明堂乎近世諸儒論家之用則上之人 之已詳故直去祖廟知我也鄭玄明堂 二字但以為王者策在國南與宗廟別 功序德之所息軒處蓋王者之堂非 曰則猶而也 林雲祖廟也但明堂中 銘曰若謂上不知我有祖廟故賈遠 有勇而矣黜既黜之以祖廟明堂為一 後而我仍能供國家 所宜用彼時自然知我不必作難也注 謬存參履軒曰屬謂私屬之從 惠棟曰鄭注儀礼云猶者守故之辭

增註 校本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 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 宜見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 宜則吾不得復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 屬馳秦師死焉屬屬己兵晉師從之大敗秦 師君子謂狼躡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 亂度過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又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不 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 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

左專 卷八

龍洲曰將請也請當必避之存參 字鼎將或訓請戒致諸曰母念念也是固古大夫云民為效死來之辭然唯解其意必不可當也念之耳蓋母念豈母念也謂以循德為念也 伺菴曰以事為述

雖本於先儒而了不矣事只是于字之義集傳解為發語辭得之詩中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昭事上帝聿厭損也補正韻書懷多福等語皆可以厭臨也此于我公為證 息軒曰經書以尊臨卑如漢人魯侯如晉之日故曰所云厭勝之也 三月乙巳傳公如晉非公命不書此穆三字叙經所以書三伯會諸侯公不至月乙巳也然後云夏而書者此公既在四月巳巳乃書其盟外命正卿守國故曰杜不達傳意疑經守國之臣亦合告傳有誤粗矣 又曰廟而行故得書之

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詩曰母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

念其祖考則宜述脩其德以顯之母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

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

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晉人以公不朝來

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

以耻之使大夫盟公欲以耻辱晉也書曰及

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

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公未至六月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

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為子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

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秋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

於是夏父弗忌為宗

伯昭穆之禮昭穆宗伯掌宗廟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

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為僖公明

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

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七

厭讀如畏麗弱之壓成二年晉司空受壓伏之也 傳邊曰一命之服故知非壓臨也以尊臨卑如卿 足利本令居漢人野云厭勝之耳作今居 存參 履軒曰堪其兄弟昭穆同不得事謂能幹會盟之事為父子故閔傳同也注不得稱卿事 為穆耳逆祀謂二郝敬曰大夫書名常公位次之逆也非耳是役也以諸侯伐昭穆亂也 疏 衛士穀為將縱不堪且明見者明言其事其弗名乎傳非 意之所見見其順履軒曰執孔達以說大小升聖賢也按蓋其初謀固如是也 此以見為意見恐非因晉不聽而然 非杜意見望見也顧炎武曰此即上好夏父明言吾嘗於謂我辭之者也解不廟中彷彿望見新合宜則 息軒曰明鬼神蓋造言以媚於君見明白見之也鬼神蓋造言以媚於君無形特祀其靈似不誣國人也前入評宜分大小而夏父弗之曰鬼詭得之矣

忌則明白見之矣宗疏傳有評論皆託伯掌鬼神之事故以之君子詩下君子此言欺愛耳若闕弟則作詩君子此論傳兄闕少傳長毋人君子又引彼作所見皆同安得言吾詩君子以為証傳見哉 焦循曰詩小公葬後始作魯頌宛人之齊聖與此齊為傳之時乃設此聖同毛傳云齊正箋釋非當時君子有云中正通知之人詩此言也按此段亦黍苗箋肅肅嚴正之頌鑿矣 疏弗忘貌文十八年傳齊聖之意以先大後小廣淵注云齊中也與為順故言明順此注互明 息軒曰也君子之意以臣自棄至不窋十餘世不先君為順故云杜以不窋為棄子襲禮無不順陸云論國語章注之誤 履事作詩同一君子軒曰皇皇后帝猶言皇帝也皇皇美大之意 又曰問我諸姑詩賦已然之事也注願致問之願字當削 顧炎武曰言信公於文有父之

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故禹不先鯀湯不

先契絲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

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

祖公父二國不以帝乙是以魯頌曰春秋匪

解享祀不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或差也皇

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解佳買反君子曰禮謂其后

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

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君子曰禮謂

其姊親而先姑也儀親文公父夏父弗忌從

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

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

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妾

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作虛器謂居祭

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冬晉先且

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

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

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知齊納幣禮也凡

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桑盛孝

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

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婦

親而闕公於傳有君

之尊禮不敢以其所本註奮脫非之道

親加之於尊故引二三字今以馮氏本

詩為證 案廢六闕補之七經考文引

家語作置六闕注謂足利本後人記云

文仲置闕以稅行者立人下異本有仁

故為不仁與傳不同字 疏末遊末使

惠棟云廢與置古字遊食之民也節極

通見公羊傳何注及也刻之為山稅案

其他諸書上文云下上楹也畫以藻文

展禽下猶去也廢六蔡謂國君之守龜

闕廢猶置也廢與下山節藻悅天子之

文相對元粹謂惠說廟飾爰居見于魯

增註

校本

文二年

卷八

文二年

矣 又曰公羊傳曰還非也
議喪娶也三年之內
不圖婚似得經旨 萬斯大曰左氏以
為合禮蓋以僖公之薨在季年十一月
今納幣書冬必十二月喪既畢可圖昏
也獨不思昏禮有六納幣之先已有納
采問名納吉三礼乎縱納幣在十二月
其未祥而納采問名未禫而納吉斷可
知矣安得謂非喪娶乎董子以為重志
深得春秋之旨矣

履軒曰秦楚多稱人 王臣不得外交諸
外之也不必晉恥之侯其臣不敢赴必
故 又曰兩僉于宋 天子為之赴紉文
記異也不必喜而告為赴于偽反又如
顧交武口如杜解 字本或作來赴
則隕石退鷁豈亦喜
而來告乎

舅甥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嫡
夫人奉案盛共祭祀 ○國呼報反 孝禮之始
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

與縣北有沈亭 ○夏五月王子虎卒 不書爵
國音餘一音預

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 秦人伐晉 晉人
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為赴

出以微 秋楚人圍江 雨僉于宋 自上而階有
者告

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 冬公如晉十有
故書 ○雨于付反 隨徒火反

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

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

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散
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群臣
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在衆曰潰
在上曰逃各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
以類言之

于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禮也 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
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 秦伯伐

晉濟河焚舟死也取王官及郊 王官郊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 茅津在河東

埋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履軒曰弔如同盟以
王子虎比於同盟諸
侯也非以文公比傳
公
惠棟曰括地志云王
官故城在同州澄城按此及郊謂深入
縣西北九十里又云也世史類編及作
南郊故城在縣北十
七里又有北郊故城晉年殺戰死士之
又有西郊故城又戶姚氏云今山西
曰賈逵曰封識之案平陽府臨晉縣東
易擊曰不封不樹南七十里王官谷
翻注云穿土林封封有廢壘即王官城

增註

校本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大音秦

不窆字但殺尸多不也邪當為隨晉平能用葬禮故杜云埋陽間小邑藏之阮元曰石經不解不以敗事而無公字足利本亦無生懈也案下文云秦穆有焉詩采繁篇四年傳其秦穆之謂

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文王念孫曰阮說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詩文王有聲篇大平御覽引此無公字息軒曰周猶終翼者贊成之義故也言不以一省而半曰成也塗靡之也又曰孟

明子桑皆名臣恐不先僕救江經無其可言小善益繁之為事但實在兩蝨之物至微至薄以喻能後不進救江於前舉舟少也侗菴曰而退圍江於下欲杜解燕翼子為所成令不與處父救江

子孫熟味傳語氣似相接故也覺不順集傳翼敬也王叔文公字叔遂子成王也為勝郝以叔為氏王叔陳敬曰傳曰墜而死非生其後也衛有公也死則不為父不書叔文子謂蝨飛而下巢如兩之多也侗菴曰兩軍相遇將交鋒而我獨退還必左繡鳥無禮改盟有其故此時上告于故降拜降拜登拜周假王威以救江固皆詳寫禮節又前已見晉兵之不競蓋篇恥厭不樂故連晉俱楚兵強而還也寫樂字終以嘉樂杜以江兵解故晉師降拜時君辭之於還全出臆說又以子禮若未成然故更朱為伐江之師似亦登再拜稽首是實未然此時晉攻方城主俱上成拜禮也以救江息公子朱必燕禮實降階再拜是救方城之師成十稽首公命小臣辭八年晉遇楚師于靡實升成拜

增註

校本

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

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入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汜于以

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汜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詩大雅美仲山甫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

有舉善秋再蝨于宋隊而死也蝨飛至宋隊地而死若再類反直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

用蝨下故使圍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經隨在兩蝨下

之威以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門于方城遇息公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門于方城遇息公

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一年處公如晉

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于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

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

降堵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禮公賦嘉樂嘉樂音洛下同

左傳

卷八

九

角之谷楚師還杜注往逆當稱逆女入畏晉強也此可以為國當稱夫人此時證蓋爾時晉避楚不逆則卿不行入復能救江楚仍留伐江不告至其禮輕略至明年終滅江情形徒以有姑故稱婦以齊女則稱姜殿

息軒曰經曰風氏注人薨則尊得加於不心言風姓林注作臣子礼皆如夫人成風正義亦云以成或云注風姓疑作風本是莊公之妾疑成風林註可証杜注舊本亦作成風今本誤耳顧炎武曰會正即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襄二十二年隨會正朝正也見下於執事以會歲終杜解朝正是也此解以

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

嘉如字詩作假傳假嘉也中庸引作嘉疏美也按案音洛秋文樂如字非也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有姑

辭狄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

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

風氏薨傳公母風姓也赴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

故免之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曹

伯如晉會正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

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君子

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見信也始來不

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曰貴聘而賤逆之公

遂納幣是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

是貴聘也以夫人禮迎

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

主也音怪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秋晉侯伐秦圍

邲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邲新城秦邑也王官

反一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

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十一

十一

十一

正為政似因傳文夏立為小君而卿不字而曲為之說姚行是君而界之即培謙曰納幣卿行則壞主也棄信即立逆婦必非微者蓋文而廢之也公自行也聖人惡其林註信謂納幣國成礼于齊故沒公不謂魯國家謂官中書穀梁得之而左氏一說此舉在諸侯非也公羊以為娶于則國必亂在大夫大夫則失之遠矣逆則家必亡後說似婦雖在免喪之後而勝林註君以天為納幣則在喪中先儒王國以君夫人為護喪娶亦可兼用蓋主不敬夫人其不圖昏於憂服而成礼敬天同詩我將篇于婦家所謂失礼之新城即梁之新里中又失礼也息軒疏鄰國之數蓋哭曰昏礼成於親迎不三日親迎則使卿迎之明其信也而今使賤者逆之是棄信也履矜矜恤也軒曰引詩斷章之字四方之國見二國

指君主也傳明言敬亡滅謀度政事自
主之謂也不當作福懼已之滅亡也

祿解 阮元曰正義詩皇矣篇
云徧檢諸本君子曰

下皆無詩云此二字行人掌賓客之官
自屬衍文然石經既武子來聘魯侯燕

有未敢遽刪 息軒之於法當賦鹿鳴
曰引詩亦斷章取義之三今賦湛露形

言夏商之君政不得弓二篇非是礼之
其道暴虐自肆殘伐常法按為賦有示

四方是以四方諸侯意有不示如此章
究度所以保其國也及襄廿七年為賦

履軒曰究度亦以相鼠有意者也如
為憂恤之義耳 又七年為賦板之三

曰為賦句承上文公文章等無意者也
與之宴而言公為甯文肆作肆云以二

俞賦此也注謬 不反依字作肆詳見
辭謂不謝 愚不可莊卅二年

及此不當援作說既
不切於事情却累文意 案字鼎云甯

武子詭辭以譏非禮是其知可及也非
愚不可及也竟不知不援作說之乎

矣 蘭園曰傳云朝以正班爵之義故
諸侯朝天子謂之朝正杜云朝而受於

非也 顧炎武曰湛露之詩只是宴樂
之意取此為興耳天

子當陽言嚮明而治 覺者悟知之意使
也解太巧 惠棟曰諸侯明已心也

慎說文引作錄从金 自孔達執後甯俞
氣声云怒戰也許氏代之為政事大賤

所據多古文必得其隣以安社稷
實 倅頤煊曰覺者 紉文云含本又作

大也孝經有覺德行 哈說文作玲云送
鄭注覺大也詩斯于終口中玉

有覺其極毛傳有覺 禮弓曰飯用米貝
言高大也以覺報寡弗忍虛也不以食

謂諸侯有四夷之功 道用美焉耳孝子
王大報寡以酬其功 不忍虛其親之口

故下文云其敢干大 故以米貝珠玉實
礼以取戾 林雲銘之謂之飯舍也天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君子曰詩云惟彼二

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

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

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衛甯武子來聘公與

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

湛露形示人以示意故言為賦

詩小雅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

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

此其愚不可及賦甯武子佯不知

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

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以

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

今陪臣來繼舊好左論天子之樂君

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貶賜也干犯

冬成風薨為明年王使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

反哭成喪故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

爵也來不及葬不譏也召采地伯

者不失五月之內夏公孫敖如晉無秦人

增註

校本

曰干猶干預不必作子用珠諸侯用玉

干犯解大禮天子待皆有差

諸侯之禮也言即為信公卒子昭公錫

已賦在陪臣絕不當我立

與聞無論答賦是干

預即辭亦是干預呀以不教

公羊傳成風者何信公之母也馬永

卿曰若庭堅即臯陶

則文仲不應連言之

一說無援謂中國

似是兩人耳羅泌諸侯不恤小寡

曰臯陶之後而蔡補正十八年季孫

則庭堅之後預說誤行父所稱八凱有

矣傳遜曰諸儒皆庭堅杜氏以為臯

各以呀傳呀聞言之陶字羅泌以為六

皆未足為據獨馬羅臯陶後蔡庭堅後

之說頗為近似故姑而焦氏易林云危

從之但可知庭堅為降庭堅為陶叔後

八凱之一必非臯陶似二國皆臯陶後

亦非其後也此等呀而庭堅或以支子

謂疑者耳蘭園別封自為其國之

入都入例在十五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冬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僑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賜召昭公來會

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初都叛

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

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冬楚

公子燮滅蓼蓼今安豐縣臧文仲聞六

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

之無援哀哉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

晉陽處父聘于衛及過甯甯嬴從之邑汲

郡脩武縣也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

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

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夫子

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剛似廉反夫子

壹之其不沒乎絕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

其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余懼不獲其

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晉

趙成子欒貞子霍伯白季皆卒成子趙衰新

帥也白季晉臣下軍佐也為六年鬼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傳夏季孫行父如陳父行

曰杜解民為大國誤

其是言滅二國不言詳孰是魏國顯曰

二國之君德之不建臯陶少昊曾孫而

不能自建其德而以庭堅則高陽氏之

親諸侯民之無援使子林註猶草木

民失其援不見憂恤有華而不結實

趙子常云哀哉於傳按甯嬴下常有氏

文五年錄臧文仲語字音語可證劉云

成七年錄季文子語逆旅大夫當作主

昭十六年錄叔孫昭人漸書作

子語皆見中國無霸滯滯溺丁作滯溺

而識者憂之履軒一說華而不實我

曰劉炫曰甯嬴逆旅必不獲其利剛以

主人非大夫按晉語犯人我必遭其難

增註

校本

左傳

退非退弱也。侗菴襄公卒于靈公夷。曰天道之剛健猶無事立。

以霜飛夏以雷鳴冬昭三年傳曰昔文發花丹於晚秋結果獲之嗣也君薨大實於早春等事此呀夫弔卿共葬事天謂不干時者也杜乃于頡朔于諸侯諸解為寒暑相順止指侯藏之祖廟至朔寒暑推移不亂其序朝于廟而受行末的切息軒曰浮之謂之昔朔此日華而無實德惠聽視此朔之政謂棟曰世本云公子友之視朔亦謂之聽生齊仲齊仲生無逸朔此日祭於廟謂無逸生行父息軒曰之朝廟周禮謂之據世本當作季友曾朝享歲首為之謂孫注脫曾字履軒之朝正此二禮告曰百曆法閏必在十朔大朝廟小既不二月之後故書閏者告朔雖朝于廟則不承上月此上雖無如勿朝故言猶以十二月而無閏十月讓之按如猶不如之嫌傳則在十一月見于前

季友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再同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之制也三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為國討故不月而葬速

音亦一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朔聽政因音夜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息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

得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使狐射姑將中軍且居趙盾佐之

陽處父至自温往年聘衛過温今改蒐于董易中軍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也董連逃由質要辟獄刑治舊滄本秩禮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常職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之次亦無嫌也不然閏在何月不可知矣者終寘贏之言也傳董澤同說詳馬宗

息軒曰必言温案董與宣十二年制者正國之百事罪輕重豫為之法

有法式陸繁曰辟法也以法使在後依用之也斷治之也履軒曰辟者事未決斷者辟法也謂立之法制今於今理治之也存參

董者舊有負罪播正義云由質要者謂起者察捕之也由斷爭財之獄用券契者爭財之獄用券正定之也治舊滄者契正定之也治者國之善政滄穢不潔舊政之滄穢理政理治改正之也之也本者僭踰貴

息軒曰僖二十三年賤相濫本其次秩重耳奔狄從者狐偃使如晉也續者職趙衰顛頡魏武子可有廢闕今續故常空季子賈佗後出從也獄刑一作刑

也質要治舊滄治理滄穢本秩禮失其本續券契也治滄音烏本秩禮失其本續常職官出滯淹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增註

校本

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

重耳故不在五人之獄魯親衛故弁及

龍州曰殺人以環其按殺人以環其左
左右曰殉古者偶人右曰殉古者偶人
殉葬亂世以人秦武殉葬秦武公始以
公始以人從死死者人從死見于史記
六十六人至穆公百
七十七人三良與焉

林註先王違秉世
故猶作法以遺子
孫乎 詩召旻篇
陸祭曰謂樹立其風
化也今殺之以殉葬
孫而不留以遺子
是棄民也

龍洲曰善人者民之
望也今殺之以殉葬
孫而不留以遺子
是棄民也

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君命不越竟故秦伯任好卒
因聘而自為娶秦伯任好卒
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也 以人從葬為殉 音航 鍼其廉反 殉音徇 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
之為之賦黃鳥 棘桑往來得其所傷 黃鳥止于
于偽反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

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誦之法而況奪之善人
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亡則國瘁病也
論以之反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
者知命之不长是以竝建聖柩 建立聖柩以司牧民樹

之風聲 因土地風俗為分之采物 旌旗衣服
問反 著之話言 善言遺戒 為之律度 鐘
度量所以陳之藝極 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
治歷明時 陳之藝極 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
又曰貢引之表儀 引道也表儀猶子之法制
告之訓典 訓典先王之書 教之防利 防惡利
委任也常秩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
官司之常職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
隸賴之而後即命 即就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
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
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
方諸侯為霸主

風揚其善聲亦可證
杜謬 傳遜曰話亦
言也何訓之以善凡
韻書皆訓為善仍杜
誤耳善之意實兼話
言二字著之者必其
善者耳 履軒曰律
度包量衡而言乃日
用之切非為治曆也
象辭傳曰又曰昭
律自律度自度不相
管夫所謂曆及度量
衡本於鍾律者皆安
說不足辯 極謂窮
限藝極猶言節度也
鳳山曰極亦有準
則之意商頌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鄭箋商
邑之禮俗翼翼然可
則儆存參 王念孫曰
之表又謂之儀呂氏
春秋慎小篇注曰

實風俗亦是人君
教化故孔注尚書
云立其善風揚其
善聲分者分魯公
以大略大齊之類
皆是以著者作善
者著也 履軒曰律
象辭傳曰又曰昭
律自律度自度不相
管夫所謂曆及度量
衡本於鍾律者皆安
說不足辯 極謂窮
限藝極猶言節度也
鳳山曰極亦有準
則之意商頌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鄭箋商
邑之禮俗翼翼然可
則儆存參 王念孫曰
之表又謂之儀呂氏
春秋慎小篇注曰

則儆存參 王念孫曰
之表又謂之儀呂氏
春秋慎小篇注曰

則儆存參 王念孫曰
之表又謂之儀呂氏
春秋慎小篇注曰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四

表柱也說文曰儀幹也从木義聲經傳
通作儀故爾雅曰儀
幹也表儀與藝極義
相近皆呼以喻法度
也注非元粹案是句
知皇疏所載李彪
所說甚汎王說可從
履軒於上句云汎言
財用出入之節不特
貢獻不可從方望溪
云表謂會朝表着之位儀謂動則威儀
之節亦非 伺菴曰杜似以常秩爲官
司之常掾未是此承上文聖哲風聲等
語皆二字成二義秩是次序常秩謂百
事自有常有序欲使
人人守之而不失也
扞聲近除服虔作
惠棟曰道之以禮
則唐石經無以字俗
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下句 伺菴
曰象隸謂百官有司
各有職掌而隸屬乎上故謂之隸此舉

其重者以統轄者林注有謬說不可從
也 馮李驛曰卽命猶言卽世乃得正
而斃之意與知命不長應林氏就用上
命非 蘭園曰注聞晉侯疾故是臆揣
言之耳陸云語稱文
子三思而後行蓋言
其臨事過於周詳耳
非以聞晉侯疾故也
若刈放謂聘使之法
自須造遭喪之禮而
行用此規杜則亦未
然信如所言卽是常
禮文子不得自言
過求傳亦無庸記其
事也 又曰實難
難處其事也杜以爲
難卒得誤 顧炎
武曰解立少君恐有
難非也謂連年有
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謂文公
阮元曰難必扞矣正
義引服虔本扞作
紆字按說文紆緩也
紆爲正字扞爲假
借字元粹按說又詳
鞞狀注非 蘭園
曰趙訪云九等之班
乃諸侯取女立子

增註

校本

以行也聞晉侯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其
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
無之實難 過求何害 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趙孟曰立公子雍 趙孟趙盾也公子雍
有難 趙孟曰立公子雍 文公子襄公庶弟杜
祁之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
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
扞除也○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樂文
呂及又時呂反 君懷公文公也 立
○樂音洛 辰嬴嬖於二君 辰嬴懷嬴也二
一音洛

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
也其子何震之有 且爲一辟淫也爲先
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
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
讓偪姑而上之 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姑
杜祁讓使在己上○ 以狄故讓季隗而
亦及偪彼力反姑其吉反 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
己次之故班在四 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
在○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
五罪反 卿焉 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
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

左專

卷八

十一

通制是時諸侯雖不知禮而九等班位尚存故趙孟得而言之與公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說合召南謂按此止謂班次第九耳非必如古制也是說洵是

惠棟曰博物志云殺之郟郟云河東垣縣有郟郟之阨襄廿三年云成郟郟此其地也 馬宗璣曰郡國志河東垣縣有郟亭襄廿三年傳成郟郟是時齊侯伐晉入孟門登太行是郟郟乃晉河內適河東之隘道公子樂來自陳故使人殺之於此 侗菴曰人有惠于我當直報其惠不可俟其子孫人有怨于我當直報其怨不可俟其子孫斯為忠之道忠兼忠直忠厚祭者細弱之字字之意此語為世人報書祭從子經傳妻惠怨不於其對而於祭亦從中 其子孫者而發益報 惠怨不俟其子孫而有惠於彼不可望 亟報其對所以為忠彼人之子報有怨

非謂獨報其對而不於彼不可離彼人可施及其子孫也敵之子按不遷怒不惠敵怨各自開說但實報皆忠也 此當以敵怨為主杜林注宣子使我送專指敵怨意實如此 祭是寵任之也 世儒因此遂抹殺敵 惠二字謂不過帶說則又過矣 履軒曰寵謂宣子之威靈下文人之寵是也 注非 林注宣子使我送祭是寵任我也豈可因其寵任以報私怨 元粹素林注可從鳳山以寵字為與上禮字互文未是 履軒曰仇賈季也言雖殺祭以損我之怨而賈季之仇於我則益深也舊說與下何以事夫子句礙 又曰告朔即告月矣皆以今日是某月之朔也何須迂曲之解 阮元曰時以作事 隋書經籍志引作時 以序事息軒曰下句按時政者時之政云事以厚生則事謂也林注分為二事農事此句作作事謂曰上葉天之時下

增註

校本

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賈季亦使召公

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郟晉地○郟婢支反賈季怨

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於

晉也少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

狐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

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寅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

季奔狄宣子使更駢送其祭祭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

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更駢曰不可吾

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怒夫子禮於賈季我

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己蒙宣子

之寵非勇也介人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

何以事夫子盡具其祭與其器用財賄親帥

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扞戶閏月不告朔

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閏以正時四時漸

正之時以作事命事事以厚生則年豐生

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

左專

卷八

十七

民自作之作序事謂

上為次序之杜云命

事是為次序之則其

亦亦作序事今本作

作事轉寫之誤耳

郝敬曰按傳晉襄公

卒在六年秋秦康公

送子雍今狐之戰在

七年夏是時趙盾始

立靈公豈晉經年無

君乎既稱先蔑如秦

逆子雍且至又稱先

蔑將下軍敗秦師豈

晉在兩先蔑乎先蔑

既敗秦又奔秦皆不

此息軒曰秦以好意

之罪在晉故書晉人

戰以罪之與皆陳曰

且然况徐國小夷在

以為民○為如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

屬國也傳公及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遂城

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同其俱反

部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部部魯邑十夏四月

宋公王臣卒一年與魯大宋人殺其大夫

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

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晉先蔑

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

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其盟冬徐伐莒不

之詳悉何益注謬

陸祭曰傳以葛藟喻

公族本根喻公室也

如杜說則是葛藟反

藉本根之庇庇傳意

矣履軒曰藟亦葛

屬非延蔓之義葛藟

之枝葉且能庇陰其

本根以喻公族輔佐

公室焦循曰藟與

以藟可為藟之蔓身

班固幽通賦攬葛藟

而較余分曹大家注

云見神持藟來授我

增註

校本

將帥徐夷公孫敖如莒蒞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三

月甲戌取須句實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

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天

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

左師目夷樂豫為司馬戴公孫鱗驩為司徒

孫○公孫蕪為司城桓公孫子也以武公

御事為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大卿皆公族昭

及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

左傳

卷八

二十

也 元粹案中并駁顯者謂之比深淺杜說是也但葛藟上之異耳 按樹之添枝葉字恐蛇足 蕉本枝長大者以其以藟為葛藟蔓之在根多葛之陰株故葛猶枝葉也與杜注也以樹之長大而延蔓之義異可從又葛亦依之以得藟案筆記可參看 陸滋此交相庇焉者案曰揚用修云一本也 林注八尺曰焉下有斯之二字唐尋所以量木者尋人文集引此云陸其用也所謂尋斧柯樹者不折其枝庇焉也斧焉一或有斯而縱斧焉以斯之一字按斯析也可乎此說未知然否 錄以備考 案金人疏殺大夫有例無銘毫末不札將尋斧凡故每言書曰所柯注尋用也林注非謂曲而陽者也不也 息軒曰德恩也 得主名不知所惡齊曰南曰春秋時故不書盜若知殺列國官制最備者莫者則書盜如晉宋晉以霸宋以

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庇之多○因起呂反故君子以為此喻詩人取以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嘖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孫昭公所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即昭公弟○音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名不稱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秦康公送公

先代之後爵為上公故官制略如王室據此傳則呀謂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也以前後傳考之又有大宰小宰而司寇司馬皆有大小較諸周制惟少宗伯一官耳 息軒曰叩蓋陰贊除祥公子之謀故樂豫讓司馬以悅公及叩之心也八年襄夫人殺叩傳云昭公之黨也是其證 又曰殺者衆不可盡名又無所主名故書宋人總之非名不可知也 服虔曰實置也此太子惠棟曰少儀注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穆嬴有襄公之喪以非喪次左繡先蔑士會同故用吉拜而頓首也使而獨言背先蔑 侗菴曰患穆嬴者以先蔑不聽林父穆嬴日抱太子以啼士會非義先蔑也子朝頓首切言於宣按先蔑卿士會大夫情義不容已也畏夫也故獨稱先蔑偏者穆嬴君夫人之疏言我右皆是君尊宗族盛多群臣有之御右此擬為雍

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傳二十四年文公入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及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屬音燭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也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二十

為竭力者其生愛不御右也時晉君不難也注迂甚服慶行而有御戎者公曰畏他公子相逼迫卒行故觀成二也姚弋曰謂畏秦多軍楚令尹陽橋之與徒衛之逼俱非後名御云王卒趙汭曰慶既逆雍於盡行可知秦則必不肯將兵以先人詳宣十二年拒秦尚已將兵拒秦林注潛師使銜校豈容復奔秦耶理無無聲夜起掩秦不可通傳誤明矣蘭備補正令孤即園曰傳不道出軍於猗氏列首在西三立靈公之前則未嘗十里見水經注出迎雍之軍也既立傅氏云先蔑時還靈公出軍以拒秦則晉晉人既以大義雖靈公不行靈公戎立靈公因蔑不能車亦行故右御皆從異故猶在戎職既行也注非履軒曰以難事立君而奔奪人之心破敵之膽也按此說有理未使其驚愕失度也非知杜意何如戰心之謂林雲銘

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于荀林父佐上軍鄭將上軍居守代狐射姑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宜董陰晉地○招上逢及董音謹一音靳宜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先悉薦反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於寢蓐也早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

曰言當以寇待秦出師而讓進戰故曰謀既戰必其力故曰政息軒曰林馬亦夜林之不言夜者下言蓐食可知也府恐秦人知其謀故及董陰之夜即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所以往逆于雍其亦謂疾雷不及掩耳所可也或云同官為以勝也王引之不知察僚通書云百僚兵機訓蓐為厚迂疎師師是也可笑魏禧曰先蔑察小寇也同寮即晉卿言但使大夫提同寇之義卿以往亦可伺巷舊說亡人與人俱曰能亡人於國為晉亡也恐是強解今國亡人而奔秦也去按士會蓋先蔑國出奔人所甚難洵謀亡亡能得奔於為大事相與去適一秦者先蔑之謀也國而與之相見易易既受其德不能相小事耳士會能行出親知之何能字宜奔之大事而反不能如是觀行見先蔑之小事故

○胡苦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傷二一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荀伯士會在秦林父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與人俱亡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

曾注 校本

佐轉

卷八

二十

其人怪而問之也杜解破碎牽強斷斷不通 蘭園曰士季曰吾與先蔑共謀俱亡是同其罪非以先蔑為義而從之也將何以見之注非迎雍非已所私豈其罪耶 履軒曰先蔑非正卿注殊存

林注時賈季在秋問問勞也 疏總稱諸侯皆是罪諸侯也諸侯皆在公獨後至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

元粹案其國謂所會者若言諸侯無功諸侯之國校本引補然 正是也賴其國謂補正公既不及于後至之國而又兼所會則不知班位之會諸侯其說支離不次序故不書諸國通不可從僖二十三以辟不敏按僖一

年傳增注可參看 猶審也

言己非真先蔑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之義而從之 而不與臣諫且俱 出奔惡有黨也 士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會歸在十三年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

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狄相讓其代魯

鄆舒問於賈季曰趙盾夏之日也冬日可畏秋

冬日之日也趙盾夏之日也冬日可畏秋

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

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

及卿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

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毅也惠叔難也 ○已音紀難乃多反 戴已卒又聘

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

父昆 弟 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 穆伯如

莒泣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鄆陵莒邑

○鄆於 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

惠伯諫惠伯叔牙孫 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

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

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

使仲舍之舍音捨 ○公孫敖反之還莒 復

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

漏李驛曰且為仲逆 先寫初時相好為如 初伏筆 惠棟曰世本曰桓公 生僖叔牙叔牙生武 仲休休生惠伯彭彭 生皮為叔仲氏

惠棟曰周禮調人職 曰凡有鬪怒者成之 鄭眾曰成之謂和之 也猶今二千石以令 解仇怒

己已姓戴言皆諡 以声已聲言戴已 雖死其婦聲已尚 當為繼室襄仲即 公子遂

一說兵作作用也 林注兵作句 亂

國內之亂也寇邊 城之叛也邊城之 叛猶或及他人內 亂則自及其身而 已啓寇讎外寇乘 隙也與上寇字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三十一

息軒曰懷來也使之
來歸 履軒曰戒之戒休謂人有美德
用休謂警戒啓導人則以休美為警戒
以我仁惠休美之德使弗怠事出乎勉
也休與威對並在我強者不能久故復
而言旁謂威惠並行以九叙之歌勸之
也不當以休屬于彼今大禹謨使作俾
晉取地威也其歸使九功勿壞也財
地休也卻缺之言暗用之所由出故曰
伏此意 陸祭曰休所人事之所當為
美也民之為善者則故月事林注正民
休美其事而戒諭之之德無偏利民之
使勉而勿怠也按陸求足厚民之生
說未是當從前說 家給無札以制財
履軒曰引書止于勿用生產則民貧不
使壞其下卻缺紀書樂朱云誰來謂近
之辭不當據偽書作者不悅則遠者不
解 蘭因曰中井云來鄭衛田謂鄭所
行者行九功之事也取衛田今令鄭歸

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日取衛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
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非威非懷
何以示德無德何以王盟子為正卿以主諸
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書戒之用休
有休則成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勸之以
之以勿休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
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無禮不樂所由
之節又以以厚生民之命

不當但配屬三事愚之也時音亦遺衛
者考傳文云九功之田不言者以鄭為
德皆可歌也因謂六王故略之也大室
府三事之為九功又云註鄭字衍
舉六府三事之因至
此乃云義而行之謂之德禮言六府三
事之義皆合於宜而行之謂之有德有
禮也又意甚明白杜
說信誤傳駁杜云義
而行之行當爵合其
宜也與財用民命何
與乎卻缺意在綴懷
諸侯施恩慶賞而杜
以富殖人民節財厚
生篤言不大庚也乎
是駁杜而猶見誤於
社者 字與曰德禮
之德疏作得非
周正思曰大夫司馬
大夫中之司馬也不
顯之也

○樂 去覆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晉歸鄭
衛田 一說歸鄭衛二
張本 國田也說見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
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壬午月五日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雍於用反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公孫
宜去族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公孫
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
而自外行
無傳為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
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三十一

名益史略之

劉炫曰致也之封服
度以為致之于鄭
劉用熙曰楚地名有
公壻餘見定公五年
此人蓋因地為名非
附注申虎率皆鄭
晉壻也 傅遜曰上
地何緣乃以歸衛
云歸匡戚之田于衛
杜注於上年云為
衛事畢矣下文且復
晉壻鄭衛田張本
致公壻池之封自申
云今并還衛立文
至於虎率非衛事矣
不明一說上文匡
蓋申與虎率皆鄭地
厥歸衛此申虎率
則還鄭已明故不復
歸鄭上年注歸鄭
言鄭況上年杜注已
衛田即歸一國田
言歸鄭衛田張本而
也杜注疑有闕漏
此不言鄭其誤自見
又考其時止有公子
大夫出竟以下莊
公孫何嘗有公壻之
十九年公羊傳文
稱且十七年趙穿與
公壻池為質于鄭穿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
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
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解音蟹申去聲且

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率之竟
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
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復
扶又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狐令狐在七年秋襄王崩為公孫敖
七年秋襄王崩如周用傳晉人以扈之盟來
討前年盟扈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
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伊維之戎將伐魯
故專命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
與之盟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
穆利國家之可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

已氏焉曰氏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
禮焉昭公適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以殺
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
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之符信也握之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
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
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以其官逆之皆復
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
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
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穀梁益耳將
中軍○穀戶木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

亦公壻也何穿不稱
而池獨稱乎益公壻
池必以楚人奔晉晉
取鄭田封之今令鄭
歸匡于衛因思池封
乃鄭地豈有使鄭歸
人之侵地而不以已
之所侵于鄭者歸之
乎息軒曰申與虎率
率二邑大都以名通
者故不繫之於鄭傳
意明白無可疑者官
字鼎曰珍寶也遂有
利國之功故珍之備
有席上之珍亦折衝
尊俎之謂此非徒貴
之也又書曰所實惟
賢及王孫圉所對於
晉齊威王所答於魏
王可見已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二十三

息軒曰從亡多矣先出奔不得佐中軍
克獨攀狐趙者以其故也五人作亂之
所贊成多耳
案此傳直接下傳

田林注來求止
此自是魯雖不修
貢周無求矣是公
孫敖不至京師故
釋例曰天子之喪
諸侯不得越竟而
奔修服於國內卿
共弔送之禮
夫人歸寧書至唯
有此耳

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從亡去聲 先克奪削得田于

董陰七年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翻苦瓚反 故箕

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削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為于 偽反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

使夫人姜氏如齊無傳二月叔孫得臣如京

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

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

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

共公卒于文公壽立

宇鼎曰地震非雷之
比非異而何何必論
地也

息軒曰隱元年天王
其氏 秦辟陋故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贈亦不稱夫人
則公與夫人同序則

不稱夫人非從來
者辭也 元粹案讀
至此益覺隱元年穀

梁傳以仲氏為惠母
之說可信矣

說文作祝云贈終
者衣被曰祝以此
禮為衣死人衣

正義傳箕鄭先士穀
經士穀先箕鄭者經
以殺之先後傳以位

增注

校本

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

無傳七年 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

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秦

人來歸倍公成風之祿衣服曰祿秦辟陋故

來者 葬曹其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

亂殺先克不 己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正月

十九日經書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

故曰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

王二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削得梁益

左傳

卷八

二十四

次序列 息軒曰五楚素欲漏陵諸夏人同謀而踰月殺士而城濮之後懼晉穀等者始未覺其與霸餘威故久不出謀也 又曰不在諸侯志不在懷諸侯也 傳遂曰傳文明言楚師已還故不及楚子親伐又無別師而杜云為援者蓋以元年公孫敖會晉經書楚人伐鄭既注侯可貶而不貶此楚子不親伐故今以公子遂亦不貶諸此師為援欲與彼相合而實非也

成十六年亦楚有公子伐距此四十四年疑別是一人

得不書皆非卿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

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

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

自非指為其國衰賤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

夏楚侵陳克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陳人敗之獲公

子棧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

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

○國扶廢及貉武百反 冬楚子越椒來聘 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叔仲惠伯曰是必滅

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

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宜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秦慕諸夏欲

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非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

接好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

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書

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

息軒曰圭璧傳自先君凡聘享束帛加璧林法鬼神害盈而今執之傲故言傲其福謙故不福凡聘先君耳

此傳主為秦人言也秦辟陋不責其也

惠棟曰注追贈僖公緩與衛將軍文子弁及成風非也成風之喪既除喪而後者僖公之母莊公之越人來弔同妾母以子貴故上經書夫人風氏母以子氏故此經書僖公成風 鳳山曰當中也不當事謂不成事之用也禮王制曰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三十四

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鄭注伐之非時不林注秦伐晉狄秦中用殺之非時不中也

趙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天盟

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齊召南曰按地理志云左馮翊徵類師古注曰即今之澄城縣是也左傳強健也強死無病所謂取北徵正此地而死謂被殺縣絕耳而社元凱未詳其謂所懸繩偶絕不處也賈名海屋曰得死附註強如字強死者自頸縊之類商在漢水北漢水皆是也不必殺

夏秦伐晉不稱將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

子西也謀弒君故書名自正月不再至于秋七月無傳

二年及蕪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蕪子周

魯盟親諸侯也因音汝一如字冬狄侵宋無傳楚子蔡侯次

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少詩照反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報少梁○徵如字三蒼

初楚范巫商似商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

王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

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絕

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

商楚邑今○強其丈反泂漢泝江將入郢泂順流泝逆流

息路反○泂悅專反王在渚宮小洲下見之懼而辭曰

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

敗也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王使為工尹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

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

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秋七月及蘇子盟

于女栗頃王立故也僖十年狄滅溫蕪子奔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及遂及蔡侯次于厥

貉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八

二十六

顧炎武曰入郢將為西既至商邑聞讒亂履軒曰子西蓋不敢居商縣沿漢既為商公居商而自水順流而下至江商如郢也其歲月雖乃泝流逆上渚宮不可知而決非始封當郢都之南故王之時其如郢不預請在此見之馮云入故見疑作亂而懼也郢謀殺成王也觀乃不陳如郢本意而下文又字自明林以歸死為言耳注不注王下而見之案政之商縣似以為始下見猶臨見也死封時事恐舛馮李屍也此子西飾辭驪曰將入郢謀殺成王也此處暗說讀至下文又字則併此了然矣文有寫一邊而兩邊俱透者此類是也歸死云云此子西飾詞元粹案死如字校本死屍也大誤馬宗璣此時宋鄭陳廢在曰水經江水又東逕會經不書故杜述江陵縣故城南鄢元其事而解之宋鄭曰今城楚船官地也失位猶許蔡以乘

春秋之渚官矣 履楚車降之也

軒曰次于厥貉是將 弱卑弱猶服也二

以伐宋也則宋公繼 弱字與下二疆字

今來會亦宜不在次 照應宋公所謂不

列况下文逆而聽命 則不列于厥貉必矣

注宋鄭執異外且受 能強又不能弱者

役於司馬是孟諸之 事矣難以解厥貉之

禮經不列陳鄭豈別 魏晉世說桓玄好

有故飛將經傳有不 獵及甄所指不避

合也 字與曰御事 林壑晉書周勳擊

注既見七年此復出 賊今李桓督左甄

可刪 息軒曰誘誅 梁裴遂為四甄見

呼也不待楚詠呼而 降所云先為之弱也

不能無能為也 履軒曰左右二孟並

陳列于楚人之左故 左司馬二人各掌

一孟而右司馬一人 掌楚師也非兩孟

挾楚師也不然左司 馬無畏惡得繩右

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 將以伐

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

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

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遂道以田孟諸

孟諸宋大敷也在梁國睢陽 宋公為右孟鄭

伯為左孟孟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

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

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命夙

駕載燧燧取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僕

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

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

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神山甫不毋縱詭隨

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

子舟為明年楚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子伐麋傳

張本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八

孟宋公 馬宗璉曰

鄭元曰期思縣故將何有不顧之辭

國周公之後楚滅之詭人隨人是無中

以為縣是期思公乃正之人小罪尚不

楚縣公章懷後漢書赦則大不敢為也

注期思故城在今光 心知其非而懷詐

州固始縣西北 焦以從人是詭隨也

循曰兩甄乃晉軍中 詩民勞篇

之稱杜氏舉當時事

以證古耳說詳左傳補疏 馬宗璉曰

命載燧蓋將焚林而田 伺巷曰詭隨

猶面從言心未嘗以為是而外同然附

和此小人之態杜解為詭人隨人未免

於破碎集傳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

也謹欽束之意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

也得之以謹罔極者使姦慝罔窮極者

知戒慎也極即至極罔極見于詩者皆

解為無至極方安杜於傳引詩者槩解

極為中失之 惠棟曰麋亦作麋注不

叙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

增註

校本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八

本楚之賁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於錫汜狄例云麇在當陽張天如曰麇子逃歸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陳鄭之逃齊晉異矣

文經元年來錫

星歷反

其比

必利反例也又如字

喪邑

息浪反

傳

能相

息亮反

供

俱用反

餐

餘亮反

期之

居其反暮同

不愆

起虔

必內反

毛伯

衛來

錫公命

一本作王使又作天王使

今

反

今

本亦作王使錫作賜

按此文疑有誤脫

汲

居及反

諒

音良又音亮

大甚

音泰入如

字

疆

居良反

尚少

詩照反下同

蠶

芳逢反

豺

仕皆反

江革

史記以為

成王

役夫

如者稱尺

諡

大事

謂弒君

申志反一本無此注

官

妾

卒

子忽反

從子玉

如字又才用反

斂

力驗反

大師

音泰

環

如字又音患

舊好

呼報反及注同

要結

於遙反

外援

于眷反

秦帥

所類反

有

隧

音遂

敗類

必邁反注同

蹊

音徑古定反

誦言

似用反

惛

音昏本亦

作昏

今本亦昏

覆

芳服反

甲

必爾反本又作倮

復使

扶又定

○傳二年鞠居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鞠作鞠
阮元曰北宋本嗤作嗤字按杜氏所用古字也

陸祭曰悅立鼎朱劣反
陸祭曰選須亮反

○傳三年嘉樂 嘉戶嫁反樂如字
陸祭曰嘉詩作假毛傳云假嘉也此傳及中庸引詩作嘉孔疏並云嘉美宜讀如字樂音洛襄二十六年嘉樂與此同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伴作伴按作詳是史記伴多作詳吳太伯世家公子光詳為足疾蘇秦傳詳僵而棄酒是也又作陽定十二年秋文陽不知也云本亦作伴
○傳五年沈漸 漸似廉反 陸祭曰

增註

七上專

卷八 叙文

三二

經二年衙音不見賢通反族去起呂反常稱尺證反士穀

本又無隴力勇反有收如字又反大廟音泰下同躋子兮反廟

坐才臥反纁許云反傳禦魚呂反將中子匪反漆側巾反故

嗤尺之反盍死戶聯反死處昌慮反與女音汝不得復扶又反

過市專反沮在汝反王赫火百反必辟音避母念音無注同士薦

于書士穀本或作書日晉士為衛干偽反令居力呈反閔上時掌

無閱字一本夏爰戶雅反昭穆上遙反後皆放此又長丁丈反年少

詩照照繇古本反先契息列反段始封之君不肖悉召反不忒他得反

不知音智下同塞關悉再反販甫万反枕章悅反爰居樊光云似鳳皇

爰居事見國語莊子云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公子成音城本或作成音恤轅選息充

反取汪烏黃反為穆公干偽反娶七住反元妃芳非反塗盛

音咨下適夫人丁歷反今本嫡共音恭經三年沈尸甚反潰

戶內音終螽音終天祐音又傳輕走如字又遣政反逃窺七亂反為衛

于偽不解佳賣反下同縈音煩沼之紹反止音止以共音恭詒厥

以之詒遺唯季反下同之帥所類反兵解音蟹又佳買反菁菁于丁

反栽五多反還上時掌反又如字經四年甯俞羊朱反耐姑音附

傳去盛起日反饌仕眷反不矜居陵反爰究音救爰度待洛反注

同湛露直減反彤弓徒冬反伴不音陽一音祥宴樂音洛下同

不晞音希舊好呼報反辱貶音沉取戾力計反經五年且貺

芳鳳音上召伯照反廬江力居反傳蓼或作藪音同臯陶音遙甯

反

漸慈廉反今書作潛

○傳六年殄瘁 瘁似醉反 陸粲曰 襄二十六年殄瘁音在醉反

羸音盈亢爽苦浪反其行下孟反軍帥所類反蒐所求反經

六年侯驩喚官反卿其恭音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不告朔本或

作告傳軍帥所類反將中子匠反逋逃補吾反洿本又作汙

大傳音泰求好呼報反且娶七住反越竟音境自為于偽反

子車氏音居中行音仲本亦作仲下戶為殉字林弋

王者如字一聖知音智話言戶快反度量音亮以遺唯季反

焉用於虔反卒得寸忽反三思息暫反公少詩照反以難

乃且反注長君丁丈反好善呼報反且近附近反嬖

必計杜祁巨之反姑乙反故復扶又反下亞卿於嫁

反軍帥所類反又與羊朱反欲盡津忍反介人音戒非知

音為民或于偽反經七年邾復扶又反易也以豉反邾難

乃且反令狐力呈反廢適丁歷反本諱背音佩分別彼列反

書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泣盟音利又傳難也乃且反寘

文之歧反大睥音泰下庇必利反又悲蔭本又作

反藹本或作藹能藹類龜反蔓音音蔭麻許求反本為比

必爾之難乃且反稹羸音盈舍嫡本亦作適同將焉於度

反下焉畏偪彼力反乃背音佩箕鄭音基居守手又反將

中子匠反率然寸忽反而復扶又反有奪人之心本或此下

有後人待訓率子忽反秣馬音未之使所吏反為寮本又作

反為賦于偽反芻初俱反蕘音饒中行戶郎反惡有

增註

左傳

卷八 叙文

三十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相作祖是也盧文昭考證同

案校勘記聲作絮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皆作婿盧文昭本作絮考證作婿云舊習作婿注疏本改作婿案聲字見五經文字今從之

鳥路反 鄲舒反 狄相反 息亮 戴己一音 其婦大計則

為于偽及下且 用休許艸及注同 盍使戶臘 說之悅音 經

八年會維戎音洛本或作伊維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 宜去起呂 不舍

捨音 傳令鄭力呈 皆見賢通 公塔音細俗 之竟音境

同 能相息亮 適祖母丁歷 效節戶教 將中子匠 經

九年以共音恭本又作供下同 僻陋匹亦反 曹共音恭 傳君

少詩照反 狼陂彼皮 以懲直升 旨為于偽 執幣傲

本又作敖五報反注下同 從子才用 若敖五刀 奉使所吏 諸夏

戶雅反 方嶽岳音 接好呼報及注同 經十年公與音預 斂力

反 稱將子匠 帥所類 頃王音傾 傳夏陽戶雅 城濮音

○傳十年強死 強其丈反 陸繁曰孔疏云強健也無病而死依其說則強讀如字

母死音無 縊一鼓 而縣音玄 王使所吏 入郢一音以 渚

官章呂 小洲音州 會復扶又 見賢通 大藪素口 右孟

于弋陽以職 命夙眉病 載燧本又作 以徇似俊子

舟音州

